

范太樸集



此西的草半藏舊鈔本在太模泉系
 者一冊有文百三十七篇校在旦山精舍所
 藏吳志上鈔本與缺三篇蓋與王白田
 雜著所記者不同也亦吳興鮑氏物系
 獲之杭估手亦有沈生書鈔雁行集殘存
 上半又明鈔祝允明野記俱不佳遂退
 還之漫記 辛卯春分後二日友表



吳此包氏不知其生平陳貞達似而子莊夫人
 其藏書在清道光咸豐間經荃菴著錄清季
 郵園書館等本書目中頗有表亦有陳貞達
 書畫記者而文祿堂行書記中亦有表亦有已
 其如何以入京更何以流入市肆今得不可知矣
 辛卯歲雨前日付之曹步前記 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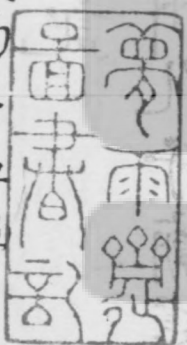




危太樸文集

目錄

三節堂賦



存存齋賦

為李孟進尚書賦

經律圖贊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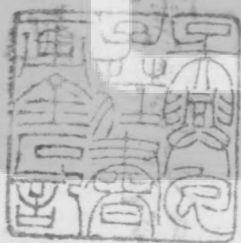
蘄春縣興學頌有序

趙步院記

遊牛頭山記

盜發彭府君墓記

友樵齋記



別友賦送葛子熙

望番禹有序

異石銘有序



賜帛頌有序

興學頌有序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餘姚州覈田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守田記

清嘯軒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殿中司題名記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昭福寺法堂記

立儒呂先生道行記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蓮華寶勝寺記

安公隄記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靜明書塾記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儒英閣記

蘭溪橋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懷德書院記

王左山房記

雲林圖記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無量壽菴記

雲臺大隱記

翊正司題名記

吏部主事題名記

龍山堂記

文始道院記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石鹿書院記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振郵樂戶記

趙氏家法記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陳氏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揚州正勝寺記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揚州普門禪菴記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金谿黃氏墓記

南豐曾氏祠堂記

兵部續題名記

臨川危氏家譜序

平遙六榮序

揚氏族譜序

送琴師張弘道序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送史縣尹詩序

送陳子嘉序

釋洙翠屏文集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武伯威詩集序

趙鈐轄傳叙

借書錄序

太平十策序

山菴圖序

夏小正經傳攷序

君臣政要序

昭先小錄序

送葉庸生序

李節婦詩序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送鄒景孟序

承宣集序

孝經序

鄞江送別圖序

溪香文集序

送彭公權序

漢藝文志攷證序

本政書序

贈潘子華序

送葛子熙序

黃氏族譜序

舒文靖公文集序

送劉子鉉序

僊巖圖叙

經邦軌輟序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送教巡檢序

史館購書目錄序

蘭橋毛氏族譜序

揚梓人待制文集序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橫州新城詩序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送徐時之還向吳序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送道士李九成序

送錙志伊采大元文乘序

送蘓縣尉序

黎省之詩序

送夏仲信序

安福周氏族譜序

太行書院四詠序

柳待制文集序

宇文氏族譜序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貴谿鄭氏家譜序

雲松隱者圖序

送李文翔序

定武王氏族譜序

先天觀詩序

臨川王氏世譜序

三皇祭禮序

廣信文獻錄序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馮易之金臺後棠序

衛氏族譜序

明倫傳序

元氏世錄序

玉堂集序

送許巡檢序

浸銅要畧序

滴水集序

永豐王氏族譜序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上都分學書目序

艾蜚英赤納思山百韻詩序

杜氏世譜考異序

珍
黃
書

三節堂賦

木
三

黃
書

三

黃
書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僕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疆
暴而攘除備令子之俶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
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訐謨信直道以迂時兮轉漕輓於番
禹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阨險隘以弄兵兮
一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
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詔山鬼而
乘狐嗟良配之娶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
收涕泗於衣裾哀孤惻於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閔無父
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携扶嬰疾疢以莫療兮吾豈愛於肌
膚剗肱肉以和藥兮欣沉痾之獲蘓世驚歎乎忠義兮作

人紀之良撫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於東湖葆遺器以
積藏兮歛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羅於文
爰趾美於高科兮羗簪笏之滿家振羽儀於天朝兮流四
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極黎庶於泥塗雖余父之骭
骹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於厥初

別友賦送葛子熙

予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榮以永歌兮
視前行之逡巡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糝襍乎滓穢獨涼涼
而奚適兮虞誹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
傷顧操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玄黃思駢雲螭以高馳兮
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
美人於丹丘兮云抱朴之來孫朝吸上池之沆瀣兮夕掇
玄圃之芳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竝匪匪
之良馬兮欲導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脩予
之隱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
雖制義而自安顧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念一門

之孤惇兮而衣食之莫具汨奔走於泥塗兮歲冉冉焉逢
莫輟彭蠡之權兮爰東顧乎錢唐撫句踐之故墟兮弔臺
觀之榛荒颺高帆以度海兮仍羣仙於雲隔凌槁桑而遐
矚兮浴赤曦皜皜眇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於諸馮何三
千歲之寥寥兮大運若是其汙隆緊娛遨之足樂兮傷馳
驅之勞勩扇朱光於炎宇兮安得澈清風而來至旋軒輶
於汝濱兮將同采乎菟藿玩魯峯於翠雲兮金谿有翠雲山歟
鹿以為樂亂曰子何為行兮吳越之鄉兮韶音之鏘鏘兮
矯首以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茫茫兮哀民生兮曷時而
康兮

存存齋賦

為李孟
尚書賦

繫太極之混沌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暢萬
物之滋蕃羗易道之廣大兮脩吾身於乾坤極知崇以效
天兮循禮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匱信
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
之兵爭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
予異羽毛之頑冥彼鬼瑣之紛紛兮遂枯亡於外誘湛明
鏡之當臺兮竟昏蒙於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襍糝於
稂莠懷咎繇之苗裔兮蚤奮迹于滕邦炯冰壺之交映兮
粹白璧之無雙玩玄理於簡冊兮驅長才於海江爰紬書
於史館兮持憲度於臺閣善和燮於羣情兮或閭閻而諤

諤沛大旱之甘霖兮蘓八紘之毒蠹退休沐而齋居子撫
易象而觀天亶存存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雖首路之
邈悠子倏白首而不遷憶旋輈於虎林子卻傾蓋於京闈
瞻雲霄之軒翥子莫榮策屬於駕劣葆貞白於歲晏子追往
行於前括樂凡筵之潔清子陳左菑而右書殖卉木之芬
芳子啓韋編而載愉託中情於漆翰子著懿戒於坐隅

望番禺有序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
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錙振送
按之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實欽察忿死振亦恐懼得疾
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於前因噤而死未幾行臺
又遣監察御史杜訪其事得今衢州路提管薛超
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御史上章
覈振後世有李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
望番禺子海氣沈沈青天高高子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子
夜聞噫啞豺虎呀哮子麒麟遜潛望番禺子盡傷予心

經律卮贊

猗昔上古狂狂熈熈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敷教
人倫迺設庠序尊尊親親世變風移彝典弗循迺置刑威
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提要諄諄流行
區宇明德懷新安得率土返樸還淳各守厥職徐其天真
上下四方休然陽春刑措不用而多鳳麇我讚斯卮爰詔
無垠

異石銘有序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余其大三寸色
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氣中雙龍摩
空而飛君謂其大父甘州守闕里伯脫驩公詣仁祖山佛
寺得此石道中故積而藏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異物
乃為之銘銘曰
太和絀縕二氣摩蕩山川儲英竒石異狀賦質正碧中含
素文曄乎神人其行逡巡蜿蜿驚龍乘雲飛躍軋端坤倪
膠輶回薄赫爾精氣騰為列星善匱而藏何百千齡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

有序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楚國
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安鄉公讀
書于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參大政功名烜赫著在
竹帛後人指其遺蹟而詠歌懷思者無已會宋中書舍人
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珍倚寓是邑廼作祠宇割良田以
共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下廼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燁乎功名睠茲安鄉為澧
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岌公有遺蹟峩峩高臺世變事移
過者興哀仲壁氏劉衣冠之裔僑居此邦仰止異世代木
甚良爰樹高堂俎豆載陳靈其來享陟彼崇丘悽其延佇

江流滔滔歲不我與猗公之任載逢其辰孰使荆揚才桀
沈淪邈哉風旨彌久彌新篆銘貞石公有鬼神異世外木

賜帛頌有序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天
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 再賜時八十有
三賜時八十有 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
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
孫其所以至于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
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
天下其民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于
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
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

孝理寔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
天祐生于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
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
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裨聖德化俗美維
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靳春縣興學頌

有序

靳春縣長堃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為記
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脩農桑水利
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為最大
蓋靳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怕產儒之在籍者
廿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弦誦寂寥君始
至伏謁廟下大恩無以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稟
給為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蘓世榮教諭魯志暨
胥史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脩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
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靈星大成二門若夫
祀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弗脩學之間田悉以種桑歲集

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嚮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敦
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使刻之石其
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蘄芹田多汙萊埜有嘯呻天監下土哀此
罷民昇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治我世皇
著在甲令蘄春有學以祀玄聖棟橈宇傾曷以廣敬賢令
聿至願瞻衰回乃鳩群工罔教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
有嚴俎豆民德孔懷雍雍童冠濟濟弦誦脩行明經聯翩
充貢繫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與人之頌

興學頌有序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請作
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學舍都府
亟達諸禮部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各以室廬之在
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稟食非所以尊敬師道中
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作成人材脩國家之任使
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五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
猶必待教而後明況於蚩蚩之氓乎二縣者在於畿內教
之尤弗可以闕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于此國學京學
規制已備顧於五廟學未遑有作而作於公尹京之日則
公之於政可謂知本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歟抑

亦遭逢聖神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於朝廷而無
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之志哉公字
九德在官守職若活海賈事皆可書今獨取其為政之知
本者為頌之其辭曰

維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回神明相扶廼作廟學于京
于國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之光小為梟桶
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縣置師無學有弗聞見繁康
里公寔泣神京治政以平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為余之責
請于宰臣報可甚亟爰奏瑟琴升歌雅南籩豆在筵有赫
其臨惟匪公言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肅冠履
誦詩讀書凡百多士毋昧厥初

趙步院記

趙步院在金谿縣南去四十里順政鄉之梧桐里所可知
者唐時興亦莫詳何年也佛殿法堂識施財者黃諤姓名
于梁脩之者米邦傑也延祐間寺無僧廸五年誕聖之節
禪居寺僧如瑛嘆曰趙步院者亦我佛之祠也吾觀善以
其道行世者不階粒粟銖錢至於重樓廣宇魚鼓相聞雖
廢者宜有以興況興者其忍使之遽廢耶為吾學者坯厓
巢木草食澗飲固何俟乎室廬之安然故有其地歷數百
年坐視為榛莽狐兔之墟誠何足以勸哉況是祝天子壽
而茲院獨無僧致其報上之禮其可乎於是請于有司入
居之稍久度弟子增置田園里人江大舉又施其居室蔬

圃若干畝後十有八年瑛已死其迂嗣平謀曰吾師之於趙步也勤矣不可永永無聲昇來人乃具顛末請予記予志學經世請得而言之國初郡縣有筦僧者其政令猛當此之時僧竭財給徵索追呼求覓者無虛日苟弗應罰責立見已奔走郡縣笠屨炊卧費且夥故寺之貧者至鬻釜鬲鐘磬不足則散走仁宗皇帝在東宮首罷所謂僧錄司者僧廼得蘓瑛之來趙步也實當仁宗在位感上恩深厚如此則以萬歲為祝者蓋其報上之情出乎中也然自罷去管僧者它寺之僧晏然無外撓田連阡陌而征役弗及然則精脩萬行以躋正覺固其職也乃大不然豐車肥馬要結權勢昵聲色殖貲產大者可以埒封君不知朝廷

所以尊尚覆護者欲其超出諸塵見性成佛或足以裨治化嗚呼其亦可以深長思矣是鄉之人言瑛居趙步日惡衣食力種藝故寺得以不替其所見異於流俗也哉平能念其師之勤欲不朽賢已繼其後者讀吾記有所警也夫瑛號玉菴平號雲巖大舉者事毋至謹以相人術行數郡年九十餘終善釣魚故號釣舟子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南二程子之門英材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於世為甚盛其餘則幾於散亡唐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林子一見謂其可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弃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奇伯之孫原假以此書歸與友人黃昂讀之其

字脫繆頗為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夫文也者心之精微在焉斂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其功於斯文為甚大嗚呼奮乎百世之君子尚有考於此編云至下

遊牛頭山記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元四年龍集戊寅余留崇因寺崇因當里之半焉三月己酉將與番易僧明晉同遊里中僧善繼如辟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然願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洞黑有穴在東投之瓦石琅然有聲久而後定孫權時山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彥崇紀其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臺寺一僧導余登兜率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脚迹及卓錫泉崖甚險余五人者皆懼而明大獨逞來如飛猱訾且笑更繇菴西去余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逞者詮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實王文秉所

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至下西寺僧
道宣留飯屏間見恒山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皇慶間僉
江西廉訪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政後至者率不及也
詩雖無足觀余特愛其人焉道宣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
田在鄰郡者悉不能復故迭衆繁多營營於衣食以故不
及曩時之盛云聞祖堂寺有幽栖巖者山徑危折登之頗
艱憩西峯寺詣融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
又有斷碑在地唐大曆中僧靈搏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
日觀幽栖巖搦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晉和之
還上東峯望見兜率菴隱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畫圖
然一元顧善繼曰子與吾約結菴此其處矣不必它求也

臨高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數千百年
間金陵為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迹既皆剝削消磨盡
矣吾迂生值休明而得與山僧道士娛情山水之間又何
其幸與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君子

餘姚州覈田記

至正二年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檄紹興路總管府以
餘姚州田賦未均廼屬同知州事劉戾專治其事初大德
四年嘗覈實田稅既而籍燬于火執事於鄉里者徃徃增
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於是富者享其利而安處貧
者罄其家而無告積弊蝟興莫此為甚戾受檄以來出宿
公宇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須髮為變田
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
畝田後易主有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實嘗以其所有
詭戶名至是思有奪之者廼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人或
舊無糧今自實有至三五百畝者至於消積年之爭訟者

七千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復還其天者蓋多有之又覈站田一萬五千二百廿餘畝俾得田者助其役其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畫圖謂之魚鱗才次之圖其各都田畝則又所謂兜簿者焉至於分其等第以脩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者焉計其凡六千二百五十餘帙綱目畢張如指諸掌侯既交代而上官挽留之使不得去然其號令行於下者如始至官非有以得於民者豈能若此嗚呼如侯者可謂能為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字文大沈厚而精練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屬余以使事過是州者宿楊仲等請為文刻之於石使來者有考焉

盜發彭府君墓記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塋清江縣建安鄉四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隣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順二年八月既望院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冢啓石槨斲棺毀尸棄河中盜其藏器瘞其師于上為浮屠焉且偽樹小浮屠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踟蹰走愬于官清江縣檄太平柴巡檢曹某往按之僧出偽券以辨彭氏持忠肅公所志其母壙云左去府君墓二十步計之得實墓中埽皆朱叅書彭氏記曹君命啓之得新棺旁皆實以故輒出其所瘞廼得彭氏壞棺斧痕可識扇履具在有同郡楊君者當時志墓石存土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部

使者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強盜成死黥僧為
民隸有司充警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購史館遺書
作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世孫鏞請志發冢事今國
子博士劉君聞與余論撰館中曰吾為錄事臨江觀王主
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謂浮屠氏怕損己以益
人若教本此之慘毒自恣卒蹈於刑辟惡睹所謂損己以
益人耶世之人廼紛紛然求福田利益於彼嗚呼何其惑
哉後十有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瞻學田記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
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惠澤者繇今觀之皆其高曾祖
父矣然去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摩漸撫循使之心說而誠
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
公之提點江東刑獄廼創書樓廟學之後入國朝至元十
九年縣尹翟君衡謀于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請以貢
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瞻師生馬公以為宜廼得魏氏
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亢爽山川獻竒爰築宮其上率
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廿
七年歲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於書院其後

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足
以仰承聖朝敦屬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正元年公之
五世從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於郡饒州路總管府知
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
於國初非害於法若何而靳又以上干江淛行省行省是
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
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諸陸文安公其為樂
平也寔朱文公為淛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而不知者紛
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
間者它日出而仕於明時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
師範焉可也是為記

友樵齋記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若哀屈大夫抱
忠以死而實自託焉余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之志其命
之不遇者乎他日太史葉君敬常致浮圖師大同之言曰
鄉也子之過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作也先君子嘗於學
與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混混焉與樵蘓為羣故題其燕
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趙公為書其扁侍講學士鄧公
書所為楚語刻諸壁間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
回其父武岡軍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蚤穎敏能盡讀之
有關遺必旁摻徧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昏喪祭以
至天地萬物虞初稗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

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摠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藥食
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子有子職
安敢違下而它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於門開發成就
者甚多君之接物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口不言利大書忍
貧二字於屏然不幸年甫四十死矣嗚呼君之畜學不可
謂不勤君之制行不可謂不慎而卒隱約於山林方強而
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齋者界上虞會稽二
邑之境當楊梅峯之下襟帶剡江有樹石之勝西曰日鑄
山歐冶子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
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
居於是而能世其業者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
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又重葉君之
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余性嗜恬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清坐以自適其隣有元君壽卿疏暢喜交遊間往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他日君請記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名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于蘇門劉琨嘯于晉陽君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承平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君方將以才出用於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乎登之嘯也何居君驟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為余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

溪虎高柳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尚從壽卿而求
之因書以為清嘯軒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賦役均嗟乎賦
役之難均也久矣大氏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
取諸土田戶口之貧富無怕業土田之貿易無怕主由是
雖欲其均卒莫能均況於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舞
于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於下果誰之咎
歟余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蓋得
三人焉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
谿縣尹趙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終始卒成
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顧今又聞吳興唐君為縣於
徽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

問民不便者皆以賦役不均告君曰吾不可使胥曹任其事為其並緣為姦蠹也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幹實者諉之五月甲子鄉各舉二人君置酒縣堂申命之戒以毋私毋擾毋欺期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悅歌詠載道於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余固樂君之慈祥清簡號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其民樂生安業於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棟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喜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藝名家而已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驛騎公車學正或學錄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人兼典書一人兼管勾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二年罷獨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頒尚醞中書省御史臺集賢院官必至所以奉明詔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宣徽三院至不至視其人今年素與學錄趙性端寔來暇日遡而求之助教之可考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二年闕學正錄伴讀之可考者自延祐元年始於是諸生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故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

亦善夫傳有之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可壞此
不壞諸生勉旃

殿中司題名記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司題名有記從故
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來請記之
惟自昔帝王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必有
警蹕之節入必有禁衛之嚴所以示等威昭上下況殿廷
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奏對或病於政儀文或
愆於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後幸者不出三日
皆以關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得亂其罪此殿中侍御史
之職號為清要者歟夫以國家委任之重蓋如此居是官
者其可不竭其忠貞思以稱塞哉至若知班之始置所以
舉不如儀者其後兼主文書又設通事譯史皆國朝制也

是歲知班幹王倫普孫和通事關寶譯史哈刺章實從

洪贊孔子廟素象記

至正三年灤陽諸生李泰買地於懷來縣洪贊驛西北作
孔子廟驛令雲中藥溫實贊其成五年站戶長宣平王訓
出錢素孔子象六年泰又出錢率衆素從享顏子而下十
有四乃走上京求記之懷來古為絕塞洪贊去其縣遠甚
厥今近在邦畿遭右文之世故雖山谷僻深聖人之化亦
無不達也泰居隱約之中能率其民習於俎豆而溫之職
思其外誠賢哉使仰瞻乎德容之盛其必有所興起者矣

昭福寺法堂記

浮屠師繼清其其所居昭福寺新作法堂始末至京師屬
邑人危素記之按寺在金谿縣南五十里後唐紀歷中頭
陀僧進明創之中廢宋淳化中鄉人請頂山悟空禪寺僧
善津來主之津之徒曰用和和之徒曰如陵開慶間改律
為禪而靜思寺僧妙冲來主之既而冲請復律冲與陵之
徒並傳而居有之焉今僧曰希晃希和正寧正宗正大冲
之傳也而繼清與正朗陵之傳也初善津用和相繼興造
寺宇如陵新作法堂元貞中火冲之徒曰如屬乃更作之
其後壞僧維仁主寺事鳩林材未建而仁卒晃繼主寺事仁
之徒曰正寧及希和繼清皆竭力相成經始於至正四年

五月朔明年九月望法堂始成堂凡七間費中統鈔萬貫
鄉人以財來助者凡五之二中室之後為觀音閣則希和
靜思寺僧維寧及朱琛助之嗚呼佛之學非言語所能既
然其書之多至於幾六千焉故浮圖氏必有演說之地此
法堂之所以作也東南兵革休息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
佛學與之土田蠲其徭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無所憂虞
然自放於矩度者亦有之矣吾邦山深谷邃無外物之誘
如昭福之徒能篤志問學以自脩飭而致力於斯堂其勤
如此記有所不得辭也

玄儒呂先生道行記

先生諱虛夷字與之姓呂氏奉化人世儒家始生時母以
呂氏上世止一子傳家否則必為浮圖道流不浴者三日媵
胡憐之自為乳哺少嘗執事鄞象山二縣廷冀得微祿以
養母母沒遂謝去入天台之桐柏山崇道觀著道士益治
經史皇慶間詣慶元報恩觀吳尊師授祈風雨役使鬼神
之法有王翁者築館象山之齋溪蓋隴嶼孤絕處先生禱
雨而應王翁曰留共處是為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
吳公為之記至正元年慶元早五月己酉禱雨郡治雲起
西北狀如天神執仗官吏驚呼再拜頃之大雨臨江路同
知總管府事趙侯由松招之主福順觀建大閣以奉四明

洞天之神先生好義而質直端謹而和易安貧守道不事
華飾不趨勢利素好客常典衣以其食通禪觀之學沙門
師恢大章噩無夢銘古鼎俱有倡和之作嘗與翰林侍講
學士同郡袁公僧岫雲外坐松陰講老子或繪為圖吳公
又為之贊其待卿曲至厚喜必慶憂必吊儒士素士元有
疾經歲不瘳先生冒寒暑履冰雪求醫請禱久而不愈它
日來眎疾度河風浪忽作舟覆而溺先生徐起色不為變
曰無使病者聞之為我驚也同舍生項誠之以客杭老而
無依先生親往迎之願終其身與處然既隱居無求於世
至杭之吳山見古梅及藤蟠曲竒恠乃以為益友四年二
月丙辰無疾而卒先是郡人金諒有山在鄞東湖之西亭

豫為先生營壽藏至是其徒奉冠劍瘞焉傾城送雖軍
卒小夫亦設祭道次授祕法者諒及錢津與諸交遊作天
壇道院築擔壇以藏其書曰老子講義 卷畱齋文集
卷先生所自著曰瀛海紀言十有七卷皆一時名人為先
生所著初吳尊師別有館在城東門人吳某毀之先生嘗
受遺命於師力欲復之在勢者陰庇吳某不能直故其沒
也猶以為憾云素弱冠始識先生信之龍虎山若神交者
後四年偕徒步往見吳公於撫之華蓋山時吾郡處士孫
君履常吳君仲谷相與登臨嘯詠意歡如也又十有八年
素事適鄞而先生化去踰月矣嗚呼悲哉葛邏祿廸賢與
其徒鄭守仁請書先生之遺事并藏焉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
雙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束而水
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
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
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永嘉浮圖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
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其吳某皆
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
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
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
司險馬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

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顧之者顧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歎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歟乃為書之以示來者

蓮華寶勝寺記

豫章僧志祐來遊京師以事狀告于臨川危素曰吾所居寺在南昌之境曰蓮華寶勝寺有田三百餘畝唐尚書右丞相贈司徒謚文獻張公祠堂在焉宋紹興間田之在官塘者為民姚氏所據主僧澄江力歸之至于今公牒具存澄江復環寺種竹積歲多至三萬餘个入國朝僧至寶作室四楹竹間榜曰蓮溪書院泰定初僧紹能將逝囑其徒曰吾沒後汝力於為善於是僧覺先作善法之堂至順初僧紹定與長者萬仁作石橋于寺西曰萬年之橋再紀至元之二年主僧宗慶與僧德寧以公庫餘財建三門西廡僧德淳作亭寺前曰鎖翠亭建外門曰碧蓮梵景明年覺

先出財建海會堂及東廡又明年領任持事至正五年新
佛殿真堂伽藍神祠洎諸素象包厨庫庾與夫器物百須
無所弗悉因請為之記志祐且曰諸師之相繼致力於寺
事後人何可忘效張公之遺蹟久而益著子其得無意乎
按張丞相說最親重公與通譜系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公
進中書舍人會御史中丞宇文融先獻榮括天下遊戶及
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公
謂說曰融新用事辦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
為至是融又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說亦不從融恨恚
乃與崔隱甫李林甫謀中傷說遂罷相公亦改太常少卿
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公之
在官豈嘗休於此耶惟公起自嶺海舉道侔伊吕科立人
之朝直道正言身之進退係乎天下之治亂蓋亦可謂百
世之師矣彼為浮圖氏學既已出世而離倫而能崇敬先
賢嚴其祀事願豈可與淺見薄識者論哉自澄江師而下
皆宜表著其功以勸來者

安公隄記

至正八年簽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安侯以選為龍興路總管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令悉舉居無何連月不雨侯徧禱群祀已而淫雨不止禱而又應江水暴溢居民幾致漂溺精諸水神水遂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往湖中春夏溺則人馬俱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喟然歎曰脩築吾職也欲命之屬吏則慮其竝緣以屬民廼首出俸錢以為之倡屬諸翠巖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衆力為之曾未經時而隄成長若干丈當其要伐石為橋下疏水門行者悅豫衆合辭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余鄰郡之諸生備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刻文

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儵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訊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杠輿梁是已矣之作是隄於是知為政矣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凋敝而鰥寡之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急於為治之意可知已顧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之以行省憲府可謂重且難矣以矣敷歷中外聲望素著昇以千里之任侯亦夙夜憂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瘞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餅金銀鐵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昇時軍帥威烈公何洙廼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於兵燼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脩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已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為叢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熙十四年有僧來自天台咲嬉怒僞類狂易者人目為風和上一旦與僧智聰富民巨賈為之興脩事具洪文敏公所為記宋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

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直辨
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顓力造作人爭致財縣鍾之
樓藏經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
千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廿有七年而退休焉至
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嚴學行淳備選為任持
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脩僧堂衆寮百尔器備而居者始
安願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黃仁歲以穀三百五十石
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所有田在蛇口
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於是食粗給矣仁復以茶
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為施而然鐙之費無復屑屑求諸
市人六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溯江至荆門玉泉景德

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五千
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之良材於荆值巨筏蔽江而下
固得檜柏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為屋五間
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
而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腹甃碱訖工使弘教至京
師求余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
三解脫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
垂方便欲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上
乘十方世界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
真法身也又有所謂三門耶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
清苦好修不自表襮觀斯言也為其徒者宜於此有所悟

入矣故曰書其作門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業夙夜靡懈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實然隱約於閭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為之記素天曆至順間數拜先生於家所以啓迪訓誘無所不用

其情瞻其風采如孤峯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修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莫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曷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為善之意如川方增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為之記刻諸壁間

翰林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元年爰置學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廳以楊勛為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廳為司直司設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為之都事一員王恭政為之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司直司為經歷司設經歷一員以田澍為之都事一員王璧為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叅贊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嵬名公買訥謀於僚友刻石載名昭示永久屬經歷關汪古君禿堅帖木而以勲臣家子選為都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於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屬素為述之素竊稽前代代言之

官簞脩之職皆號為清華之地國朝合而為一勢嚴而事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稀簡獄訟不聞一旬之間亦三至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仁宗皇帝蓋嘗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是官者其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儒英閣記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制謚獻肅柴公之六世孫季承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書因其姍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漳州府君有斯文之誼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表正肅公銘公之墓有曰維是獻肅卓哉儒英則請以儒英名之陳君又以季承之意俾記其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韓侂胄枋國誣害止人以瀛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奮筆曰自幼習讀程伊川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于後遷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兼帥漕事提點浙西刑獄刺舉克當其在經筵所以陳說

者皆崇正黜衰磊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唱然動衆
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惟公足以當此矣嗚呼茲其
所以為儒英者歟然其時君惑於讒衰使公用不盡其才
儒英之效未著於天下非可惜哉素昔承詔纂脩宋史嘗
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大節足以震耀于後世而無憾焉
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承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繼世
而為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于越不三宿可至
它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季承
賦之

蘭溪橋記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其地曰蘭溪昔產馬蘭俗又稱
馬蘭橋馬蘭者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廢橫木為
畧約車馬必亂流而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焉春夏之際
溪水橫溢則徃徃阻阨弗得進溪上有毛氏蓋自宋南渡
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弟繇南城之龍蔭里寔遷于此今
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
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皆無絕孤處一室至正四年
水旱疾疫竝作翁病且革徃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
家塾以尊祖敬宗為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
居嚮於龍虎山曾君日省曾君更治室宇扁曰蘭溪寓所

命其徒闔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墳墓皆在
金谿歲時還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同里羅君義
方請曰毛氏之羣從常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乎哉
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前唐州民匠提領毛君一夔督
治之於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諭其意於宗族隣里聞者
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期歲而役夫告成無復病涉翼
至京師語余曰願有記惟斯橋距余家為甚迩余之少歲
數過焉屢歎夫民之未有餘力以及於此曾君學老氏者
年在耄耋是舉也蓋無所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
公而無私者歟是宜記之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
將懷而修之庶幾曾君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於無窮豈

非盛哉曾君字省吾毛翁字君實一夔字君堯翼字遇順
高君字元適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六年也九年四月
甲子記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峰
叢映鉞馬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
馮陵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磻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
面其前則攢巒複嶸蟬聯星錯矗矗巖巖更相朝捧其將
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
環以羣山而峯之得名州者有二一峯曰石蜃能吐納雲氣
以占雨暘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
曰靈勝至宋真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
士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于朝更曰顯親
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得於其學者子瓊光應重

仁事載傳鑑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晦菴光雲菴慶會
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
菴聰雪峯螺菴肇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為茲山重也國朝
延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
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凡未備
者德學師俱致其力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復燬
于火衆皆號泣道元容色弗變徐慰之曰此殆天數豈不
聞成住壞空世間相也吾緣未盡當力復之何憂之有既
而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以次興復雄麗倍於他日矣於
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為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
墉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田
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訾者相
與相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
之勝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鑑而見於
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
使并刻之

懷德書院記

少昊氏之四世陶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
封于皋為皋陶其後封於英六今六安州也宋丞相晏公
殊謂皋陶墓在烏州治之東古有皋陶祠地才一畝後鄰
犴獄湫隘弗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赤伯嘉訥君與知州
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博求其基於民間屬軍千戶
將建公署於城東隅乃買地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
西廿餘丈南北倍之而多十餘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
木石州民之好義者皆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
各四楹繚以周墻經始於是年二月歲次甲申明年閏月
落成廼以書來屬素為之記素聞儒先之言曰唐虞之世

道在皋陶嘗思之而莫究其旨蓋當此之時在廷之臣德之相似者伯禹及皋陶耳伯禹之勞績著于皋陶皋陶之知見則密於伯禹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皋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不知也禹即位之二年皋陶薨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斯言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臨天下而黎民固已懷其德矣是邦自皋陶分封之後至于今三千六百餘年始尊祀表章於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按皋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之道至於知人安民之論又必本於兢業信所謂朕言惠可底行此來學於斯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將見人才蠲興用於邦國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訥君於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以選來官于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城判官姜君權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之

王左山房記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之居距樂平東卅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芳劉氏繇大梁來遷者十有世矣自流芳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蛇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田四山周環如張幕帟名曰尚忠又竝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隄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有支山共搯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任南還謀樹屋三楹於小山之麓覆以白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左之才而世不用者悉圖於壁而詳書其出處始終於上屋前鑿之池種蓮中寘石刻周元

公愛蓮說小山上襍植松檜異石兩旁之山有竹木桃梅
之屬有良田可執耘耨清溪湛然垂簷簞為宜天氣清朗
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余記其所謂山房按樂
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於此在衆山中
最為雄秀蓋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
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識高趣豈它人所能及哉乃若
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
者其可不思也夫其圖於辟者其才皆足輔其君成文武
之業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於當日或涖湛於下
僚或老死於草野斯世斯民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
天下也可勝歎哉然而仕止久遠各惟其時者其惟孔子

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蹈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雲林圖記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繇大庾領歷贛建昌之南境至
嶺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
所至烏佩山僊人烏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過大和山小和
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
六峯其中峯最高者曰石誰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
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
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
至此然臨川境內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
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
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磴有深潭

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
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
當不雨吾聞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
遺履石上涂窆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窆曰汝
可謂誠焉問其所欲曰吾唯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
祭窆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判曰秦龍僧其守惡其
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槩盛水探懷中若
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
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
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
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
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
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
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於大原
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虵
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涂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
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麓至元
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
之室曰處一堂開窓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
岫脩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隸業其間有書若
千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
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

奕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為作雲林圖
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為之圖張彥輔真人奉
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
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於是有聲
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故
舊從而以雲林為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
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世之
敝也況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
皆號雲林子余於三君子無能為役敢襲其號乎閒以圖
求詩於秘書丞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蓋
為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
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
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為哉在今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
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蚤退
歸與樵夫野客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
自樂也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至元二年上都路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繇
升為州初廟之成革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
邊侯來守是州舍奠于先聖先師退而裴回中庭睹後祀
之無所乃謀於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於趨事
無敵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於
壁間如令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正陳士
元與州之士某某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於素惟鄉也
疆場彼此之時宜興號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
遂界兩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
通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於斯時然而歲周甲子而廊廡

未成而後祀猶闕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顧乃涖政濶
疏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於仰承
國家垂精斯文之旨汲汲焉圖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
於職守古所稱循良之吏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
思誠字明善

無量壽菴記

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菴者居士屠君所建也君名文正
更名覺緣山陽人事其親至孝至元元年大兵驅至開平
日夕思念其母南望悲泣時年廿有七矣因禮佛性道者
為師絕葷酒持五戒誦佛名號冀與母遇始自五年正月
元日日誦妙法蓮華經至初八日竟又始自五月朔日一
食周月竟九月朔亦如之行任坐臥叫佛一聲恍然如見
其母恒以清旦誦四聖真詮臨莫禮白蓮寶懺夜禮佛千
拜乃寐十有一年還至大都明年師事華菴滿禪師于慶
壽寺滿號之曰居士時宋已內附疆宇混一私喜可見其
母亟馳書候之則知北來之明年母已沒矣居士擗踊號

慟若不能生乃卜六月癸未集善百餘人建白蓮社廿有
一年出已貲七百貫買地十畝於太廟之西作無量壽菴
樹佛殿四楹屋宇象設無不具足浚井治圃手植嘉木廿
有七年四月癸酉朔為其徒盛陳教戒其言曰諸佛菩薩
不可不念九品淨業不可不修越七日晡時吾當去至是
日已知沐浴更衣書頌畢隱几而坐俄有白蚕從西南下
垂菴中廣數丈如飛橋微雨灑道門人舉佛號五聲竟作
禮跏趺而逝口吐異香彌日不散葬諸太史莊之阡子覺
興善繼其志皇慶二年遇災菴盡燬覺興哀金於好施者
復謀營建未幾規制悉還其舊覺興又沒其徒魏守溪誦
於鄰之大長者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兒而公曰昔先師
之作菴且七十年矣未有刻石以告來者守溪之責也公
以命史官危素按宋通判贛州事尹應元所撰道行碑而
知居士之慕其親若是其至及世祖皇帝誕降之辰用其
法祈天永命故其菴名之曰無量壽充其事親與君之心
可為孝子為忠臣是宜書之傳示久遠若居士之作此菴
匪獨求夫福田利益而已

雲臺大隱記

昔余好遊觀名山往徠廣信之境繇龍虎山東行二十五里望見雲臺之山蒼翠插入天際意其下必有遯世之棲息其間不然宜為瑤館以居仙者乃至正二年上清宫周君孟章始即雲臺之下曰吉槎里者作石室為壽藏明年構屋若干楹中為觀極之堂堂東為丹室西為臨清之軒左廡為神祠右為宿位石室之下積水為池大旱不竭曰還原池搃名曰雲臺東麓初君以儒家子少從上清之奉真西院陳尊師其學老莊之道而果於違世而絕物矣昔楚大夫悲世俗之迫隘思輕舉而遠遊慨然有志於方仙之學然其術甚微其言甚祕非余所知也若周君退藏山

林可謂心跡俱超而身名無累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
是非榮辱得喪之後舉不能入其中矣是故古之為其學
者其跡多在於荒崖絕谷人迹罕至之所信乎靈臺之勝
唯仙者能居之君識量高遠機辨過人善治煩劇而解紛
挫銳築斯館也將以佚其老焉陳尊師嘗作大隱道院尊
師既沒而君主之至正九年灾而君又為之更新所以敬
其所承傳者果若是其重也君之門人徐廷傑余同郡人
屬余為之記

翊正司題名記

國家承平百年文物大備諸官署皆刻碑題名以為故實
翊正司令丞與上幕之賓稽諸案牘亦醵石列書之屬吏
官危素為之記按成宗皇帝即位之始以潛邸怯怙口民
戶人匠無所統屬立管領隨路民匠打捕鷹房納絲總管
府鑄銀為印章秩三品其屬提舉司二一曰人匠以董工
藝一曰納祿以治賦役大德元年有旨以所降歸德楚通
等三百五十戶置歸德亳州等處管民提領隸焉延祐六
年勅更名曰翊正司置諸色人匠局歲作行殿先朝皇后
往往親視工事賜勞官曾有差故鹿頂龍床輿輦金脊吾
殿猶存於局其任不重矣於是重其任必東其官僚昔者

由斯而進用於政府臺察者往往有之脩其庶隅克勤厥職人之義也官於翊正者其任之重如此可不慎哉可不勛哉

吏部主事題名記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額今十年而石已盈於是脫火赤君彥清揚君伯敬齊君允中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事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顯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於吏部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綱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積之署必自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幸進之譏下無淹

才之歎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歟可不敬歟

龍山堂記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余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諗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于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徠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之輒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巖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曆中黑山班姬山曹世林墓在焉隨煬帝征遼親泣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亢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別號府君諱

珪字 蚤遊成均後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
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怕處是山與里之者後載酒臨眺彈
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
金亭於圃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
授徒者數年它日試執燕南薦名春官對崇大廷皆冠多
士益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州戰國時武遂縣也
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是也上下數千
年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蓋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
年而遂城寔邇京邑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休養之樂而
府君獨能以詩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衆人抑
亦遭時休明卒遂其志客有擊觀龍山之勝裴回斯堂慨
然思府君之德於百氏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文始道院記

信之龍虎山距余家一舍而近余少讀書其間與了然子
居相邇及留京師聞了然子已棄家為老莊氏之學宿留
于東方出滄海之上會稽之人遑遑見之余以戀祿于朝
不遑裹糧訪求而叩其所造有懷其人輒悵然久之客曰
子之於了然子殆區中之緣而情好之牽爾曾不滿了然
子之一哂盖了然子善推明其師之說其與弟子言有曰
太虛無所間玄妙無所為杳冥無邊際生育無定期是道
也天地因此啓日月由此明萬化從此生宓犧得之而畫
八卦軒轅得之而說陰符堯舜得之而有天下大禹得之
而治洪水吾太上得之而演道德青靈君得之而出洞玄

又曰天即地也地即天也陰即陽也陽即陰也一即萬也
萬即一也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此不可謂之非彼
不可謂之在內不可謂之在外混然融然貫通而無間者
也余於是歎曰了然子之所造至於是乎其學者趙守真
與其弟守玄請余記其居文始道院其狀曰吾之先於宋
有屬籍家于海鹽州之安仁橋大父州簽書判官廳公
事某之所卜也吾父諱時亨遭宗國顛覆迺著道士服舍
宅為崇真菴祠玄武之神及高曾以來神主至正五年吾
兄弟聞了然子棲于越上遂延禮以居之幸了然子之不
吾棄也已而更曰文始道院菴故有土田悉似供道院之
用州之好道者潘大成王安孫皆欣然相其成道院之規
制為之一新四方來學者若還其家所以紹承先志無敵
或怠嗚呼世之人梏於血氣之私囿乎器數之末孰知六
道之廣大而窺其全體然則了然子之言粲然而易見洞
然而無疑故余記其道院而并書之了然子姓倪氏名守
中

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蘓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崇殿中侍御史來之卻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于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二年三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峯在歸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於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即位放還而卒至是公流落領海者八年矣紹興初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

享^烹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留
公正記之嘉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年趙公
汝馭改剏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也故有德有
隣堂思無邪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守郡寔
公之里人增創來問亭墨池丹竈蔬畦築圃及睡美軒斜
川佳處江山千里各有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
年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處恭稍第地樹堂以祀
公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君克恭廼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
事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
首出俸錢為祠堂久之圯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生
惠敬謁祠下顧瞻裴回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驢公治郡政

成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燕居殿
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京師屬素述之惟公久
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
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
下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時居顯融者汲汲焉以薦賢
報國為先務所以矜嗟獎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
擢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脩典禮豈非太平極盛
拔茅彙征之時歟一旦憚人用事榮之卻與李定舒亶諸
人織羅誣蔑爭欲致公於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
若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於讒口而反覆切
責之也然公於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為

文章嘗舉柳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丘也歟則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
巫語以招公之鬼要皆出于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觀驢公
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
俗者克盡其道誠可不以無述也觀驢君字元賓其先北
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今以選為杭州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禺陳君楨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入
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
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氏之瑞始君
得勝地於所居之近翦雜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
絕乃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衍環以羣山中
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旁倚
呀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
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
為亭曰含光亭又西大石圍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
谷厓之面者曰生雲突然垤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

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為山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雨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鐘之祿千駟之馬不顧易也因其嫻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遊衍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諭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于一鄉遠而達于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再舉于江西來京師屬其鄉人危素書其學禮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於宋末因仍簡陋圯壞弗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彝與學正豫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花赤高昌侯伯不華至首帥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 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於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已任公退即詣學宮晨夕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甃黝堊丹雘及聖師象額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粟入才百有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民故民爭勸趨之以成其事惟

州之山川險塞其人逞逞尚氣節貴廉耻道之以義則易
於為善其天性果毅然也顧為治者多以遐遠視之是以
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於罪罟而莫知恤今州之
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
賢哉抑是邦之前脩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孫公立節肇慶
府節度推官曾公興宗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者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
論風旨存乎方策者則猶未盡磨滅其模範典刑足以師
表後學諸生之遊于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於鄉
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墻而入于宮可不勉諸
素固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於是乎

記之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廼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於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為先務故是樓完繕於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予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廿年朱氏以純茂篤實切已

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兇枋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諸是邦之學者云爾

振卹樂戶記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徙諸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官縣二舞工人未備請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華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取京師旁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田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十貫丞相桑葛枋國迺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請復之制可成宗皇

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赤察而大司徒兀都帶兩公請振其乏詔賜御史臺減罰錢人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有事于太廟禮樂愬於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帛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幣帛各二束仁宗皇帝皇慶二年人賜幣二束鈔五貫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綿四百四十五斤仍命中書與之糧食至正三年今上皇帝享帝南郊丞相脫脫公請于上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年春丞相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卜顏帖木而復以為言

於是協律郎邢敬忠玉規以余在職史官請書其

得戶賜鈔三百五十貫

事以刻貞石諾之而未遑為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叙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於禮樂錫賚優渥而恩澤深醲若乃明律呂之原通制作之義其功至於舞百獸而來儀鳳固臣下之職也

趙氏家法記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曰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卿昆
弟素相友愛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惠政秩
滿代還以疾卒于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蘇因中風疾顯
卿之配劉歸寸三年至是季廿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
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禱于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
保此孤兒幸不絕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
所出謂當付家事於劉劉流涕固辭曰某年為於事未通
曉媵氏為家長其當任其勞可也於是事無鉅細一一咨
決于徐婦妣織紵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
冠猶從外傅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廕授香

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後仕顧食指衆豈能給一家之
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兒得成人於今日
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于家
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京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
求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
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
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 氏寡姊至元元年又葬
其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
從弟沒于外遣家童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于外親取
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
之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
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
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官為余言其事夫慈孝節義
人之大閑出乎此則淪胥入於禽獸鬼域天典民彝壞亂
不可扶植京師四方萬里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
乎其間明天子在上旌其宅里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
之變孰有先於此哉廼著趙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
有徵於斯文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廬陵蕭祖生以先世畫像寄余於京師余肅容敬觀問則考其歷官行事而歎其生世之後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於畫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強字彥柔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知節字唐容少至孝紹熙間伏闕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彥橐薦授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贍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陽安仁二縣有聲治攸縣冤獄多所平反累贈太中大夫六世祖諱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濠州司戶叅軍辟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轉從

事郎權安豐軍添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轉承直郎論
邊事尤剴切辟浙西制置司準備差遣轉奉議郎權提領
封樁所幹辦公事通判通州提督天賜鹽場改知黃州黃
岡縣權通判黃州改通判蘄州差監行在都奏院出為淮
東制置使司叅議官轉承議郎知高郵軍兼淮東提點刑
獄遷大理寺簿權知寧國府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轉朝奉
大夫改湖北轉運判官兼安撫制置司叅議權知鄂州轉
朝散大夫直祕閣知鄂州兼湖北路轉運判官升直寶謨
閣計度轉運副使無知鄂州轉朝請大夫朝議大夫封廬
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依舊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
宮進直華文閣充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轉中大夫戶
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
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京湖制置大使司叅謀官特授
中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依舊直華文閣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降中奉大夫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祕
書郎歐陽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字以寬和鎮壓
以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
字和仲貢于江西轉運使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脩職
郎袁州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機宜文字
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于江西循從事郎
德安府觀察支使曾祖諱元永字正之兩貢于江西轉運
司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南雄

路總管府事能撫綏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
諱泰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提舉擢承務郎簽海北廣
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
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簽領南
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南人
任風紀最有聲者父名憲孫字
以恬於進取蚤納其
祿武昌路總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
呼宋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漸盡何可
勝數蕭氏之子孫祿仕者猶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
之所施于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
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撮其大要而為是記

陳氏尚德堂記

瀏陽陳君不詳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
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頤孫舉進士授邵陽丞將
歸榮其親則過余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
大學循序而進講明脩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毋徒事
文辭以釣聲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
書儀著為成書毋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牀父雖尊不當
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
女婦居內童子別席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翁而
已子婦定省毋闕廢臨事絀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
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取婦毋苟利其貲產家事三年

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各為生計
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
十有二斤取紡纆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
綾緙者六十有一足予一足女子三十有一足予一足能
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必紀于籍毋私蓄私假與飲食衣
服冠昏酬酢私親餽遺壹取諸公庫定為品節毋過於奢
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
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本其在於斯乎嗟
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弗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唯力之
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嬴秦之彊席視六合而威震
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况一家乎是以
知力之不足恃蓋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諸吾之固有而
非自外至亦何為而不尚之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肅乎
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為其子若孫者夙興
夜寐毋喪厥德則其興也將綿綿而未艾九江之宗家不
獨專美於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世學樓記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其家
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
樓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呂成
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猷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
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匿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
聞般若寺晚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于正
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五年正言府
君還自燕薊乃畚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
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
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大懼無以繼緒世業願為之記俾

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慨焉
以歎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矣三四傳
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
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今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
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怡可之昆弟况有子有孫
自是以徃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世學為難此吾
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以
為杞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之湮沒則考據無其書賢
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國
而猶久而荒隧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
書之緒於世代更革之後可謂難矣其斯樓者尚有以徵

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揚州正勝寺記

有為浮圖氏學者唐廣明二年建寺于揚州郡城左北廂
南進賢坊賜額為興教禪寺五代燬于兵宋建隆二年僧
德欽迺重脩創大中祥符五年賜改額為正勝尋復堊廢
乾道間天竺教院僧如祖力學苦行務興其教有董評事
諒者舍宅以居之遂為大隱菴菴在北進賢坊之念佛菴
基廣五畝百六十步如祖增加營葺廣其殿堂以安徒衆
淳熙十四年請于州移正勝以為今額如祖示宗楚州淨
慧院僧師謙號普明大師以州之命來主是寺始度弟子
十有七人善妙善億善倚善德相繼住持景定二年夏寺
復燬善德持鉢化金建立殿宇郡人謝都機者施財為素

佛像作藏室以貯經揚既歸職方江淮諸路設釋教總攝
官未幾命善德主治平禪寺仍俾其徒宗祐領寺事加號
崇理昌化大師判教門專令甲乙相傳勿變久之棟楹梁
桷腐黑椽析延祐元年宗祐迺撤而新之益加宏壯其徒
了忠袞飾靈山九士諸天像又建法堂四楹東廊十有一
楹作方丈以為燕休之所至了恭作西廊八楹了真以舊
藏殿庫小復謀崇廣於是殿堂門廡色溜庫庖始獲具完
繚以周垣繪以丹碧大修前觀先是如祖乞米飯僧迨咸
淳間善德始置土田若干頃以給食又置塔基廣七百餘
步於城北以藏遺骨塔南有屋五楹以供祀事了請所構
也厥後宗祐了榮道元了恭了真了恭先後增土田若干

頃時則有着了忠了明道壽道茂咸有力焉殫力以相其
成者道通道照行進道濟道成道秀云至正十二年道秀
領常住事謂創寺訖今幾四百年其廢興之故久而無所
考證因屬僧行海撰次事狀京師安靜寺住持僧行璽請
余為之記蓋佛之說行乎中國而尊崇護衛莫盛於本朝
揚為南北之要衝穹官顯人逞徠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
貨財之淵藪其成此固不可以為甚難然猶經營數十年
而後大完以是推之則天下之事豈可易言哉惟能思其
成之之艱則不至於壞雖壞必至於復興吾於正勝觀之
矣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儒先生講道于家春秋丁日及月朔望縣先聖畫像行釋奠釋菜禮其先君子愬其褻也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庖粟莫不具完為屋於杏壇之祠鄉之先賢訪其遺像悉置於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彞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于獲鹿其女子子又歸邑人故合祠於是健之

游于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慶師文翔
抵京師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歎曰中州自金源氏兵革
糜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于本朝雖沐浴數聖之澤而
生氣猶有未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
何其躋哉維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生於社健其習
於禮者歟按中書不幸生干戈之際然猶薦好史學憂唐
之事荒忽無考乃著唐季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
春秋進講疏林瑀李月傳會易筭之失皆有功於名教蔡
元兩公之與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
澤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於元公者固已
刻諸琬琰而盛傳於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
鄉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游來歌於此瞻
昔賢於一堂懷英風於千古其亦有所感發者乎詩曰誰
謂華高企其齊而尚毋自畫焉可也

揚州普門禪菴記

揚州郡城東隅普門禪菴在焉初至大三年僧志如買地若干畝至順間創建佛殿素阿彌陀佛及阿羅漢諸天象建法堂六楹東廊十有一楹西廊十有四楹置蔬圃十有七畝于東城之下元統三年築三塔于江都縣之永真鄉其徒行真作方丈之室行定作三門八楹方志如之經始也囊鉢不畜一錢至以其說動人或伐材於山輦石於淵捐金於帑遠近相助其應如響前淮東宣慰使鐵木禿古思實始終相成之無土田以為怕產乞食以給衆揚為南北都會其學者經行無虛日輒駐足是菴待之未嘗歇倦又制為規訓戒厲將來令甲乙以次相傳于後年七十有

五而終用其法茶毗得舍利無數志如蚤學于蒙山異禪師禪師授以十六字為宗派曰志行願清普賢妙道智慧圓明真宗可紹志如所度之弟子曰常貴正順和成堅用應壽僊真因定惠戒觀實正林信妙善滿一住了心恭俊清福賢皆冠以行字從其師之命也至正十三年行戒領菴事乃具營造歲月師弟子傳序因京師安靜寺行壘求為之記余聞異禪師振其道於江左當時學者多歸鄉之蓋其所造詣甚深非紛紛假託欺誑以從事乎口耳者也故志如之建此菴豈苟為安逸於旦莫之頃是以迨今恪遵律度相率不怠則其身教固可知已堅定而不遷汨撓而不變是在夫游其門者何如耳居此菴尚思無負其志哉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寔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華赤馬合麻君增素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

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
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
禮為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會為述聖公思為宗
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馬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脩隆典其為政
知所先後從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致廢也君其知禮
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盖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
鄒之為縣密邇其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
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奮靡有凝滯將士歡悅及
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
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歲
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
備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
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工德容晬溫觀者
肅敬盖啓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萬生聖
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祕四
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
公之學不教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
勉哉

金谿黃氏墓記

金谿黃暉告其同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散處
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於漢豫州牧婉孫固至唐監察
御史滔之孫峻避亂徙閩峻孫光任王氏官諫議大夫分
其子散居它郡今邵武南城臨川多其後也徙撫州南梧
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又有居板橋水南曹洲紅門
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云出於閩祚生述述生漢淳漢
斌漢斌之後甚蕃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于
鄉上名春官行至安仁沒焉其子蒙年十有一聞喪號泣
扶柩族人憐之提攜以往貧不能舉喪歸因葬其地毋熊
氏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哀

其志舍于家妻之以女生子曰有慶久之挈妻子還鄉田廬為它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洲有慶築室母墓左躬耕給食秋冬則輦鹽于家貿易米粟來年夏輒平價予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事可怕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當習而祖業可也卒葬洪原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兄弟居則同食出則同行衣冠儼雅論說終日自幼至耄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塋蘇原元亨生朝華朝後卒葬湖洲配丘氏葬夏阮朝美端愿似不能言嘗從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行歸州守雷默叅族人聞之曰此兇它日必為君子以女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黃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易有得於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是數年俄安坐而逝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原朝哲嘗避亂負其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兄不忍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艦乃囊其私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氏取已資瘵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卒葬蘓原朝華以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茹按法斬之衆驚曰黃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元老敬老回老卒葬湖洲配張氏葬夏阮四世墳墓皆在金谿順政鄉朝俊徙南城南城鄉翁原亦和易歲一還

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亦如之生允學允定允恂卒
葬所居傍配李氏葬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無後立中生
嘒旆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回老生順生 生允學生騏
麟允定生騏允恂生滌淵昔後祖元亨嘗作族譜由貢士
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餘已莫詳所葬由諱裳
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
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者所書世次與夫生死年月復有
遺忘者矣宗族逃散念念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
二遺善子能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子其毋讓素之
大父白鹿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嘒結交歲行兩
紀觀其所述庶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
以掌塋墓後世此職已廢宜乎嘒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南豐曾氏祠堂記

宋之盛時曾氏顯于南豐有浮菑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它郡因定居焉至于國朝祠亦圯壞不治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沖子家于金谿有薦于世祖皇帝授以簽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而歸間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脩壞補敝棟宇采章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黃君嘽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熟聞曾氏故事況南安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氏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數過南原之祠瞻

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
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彭城陳先生真定
韓公維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濬南唐江文忠公
我朝盱江程文憲公銘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聲光燁如
則為之反復加歎者久之然則曾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
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
南豐今雖為州故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宗工鉅儒名臣
正士磊落相望有不符合祭於鄰國顧郡縣之吏與夫鄉
之學者有不察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
其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燹之後盍亦購求
遺書尊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它日乞身于朝歸與
俊彥之士沈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玆昔者文昭嘗
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熙使侄刻諸

兵部續題名記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以紀官僚姓名于茲一紀矣而書諸石已滿尚書高昌至頭公謀諸僚寮賓幕各出粟祿更買石以刻之以余嘗承乏負外郎去官未久宜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徃徃增置職負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覩面者鄉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我父安敬望其脩子孫後世通家之好我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闕諸且本朝兵曹之職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當急者乘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涂晝夜不息剪粟踊貴而籬戶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

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寃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以貽
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余相與嘗慨然於斯由是知六
曹設官所以網維庶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曠廢天職
其敝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臨川危氏家譜序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繇諱悻而下七世列為
支三居臨川縣者繇諱忱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
遷江南之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別改為元氏
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后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槩昔闕之宗
有字福可者諱不知嘗脩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
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後曾祖諱浩又脩譜朝請大夫
南城周公方序之當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
思竟其志而未脩素在童子時請于大父願具列而藏焉
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楠序之
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於是所謂三十六支者

始得校訂其譌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宋淳化以來以明經述文擢科第仕于朝于郡縣者衆多也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可悲也已嗟乎微而大大而微賤貧貴富之一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至於後詩書之澤樹忠孝之節惡可以衰盛而易其心我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則吾述之自勛其能以已耶謹志于首將以戒我後之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

平徭六策序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徭六策予錄之藏于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上其榮江西行中書省行者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子得其書十有四年矣而徭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教人貲貨以至勞廊廟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邪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

識時務謂之後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道已矣其負能尚氣槩灑然竒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榮以之攘除外患超立殊功夫豈難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其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後予求是書嚴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而歸之惜予文不足以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楊氏族譜序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川縣長寧鄉之小邾里其六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推揆嘗脩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脩之嚴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者十世孫曰應泰曰三杰曰和也書之者十一世孫敏也應泰又請于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為詳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侍講學士無為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滎陽房其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

先盛矣其遠者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
于延平學于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於東南門人弟
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
元公顯于四明學于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
之學者棄而弗講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又焉可誣也為楊氏子孫者蓋亦思夫宗家大人
之學若何而學耶於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焉則
將光明而奕不止於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
本也雖然豈直揚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尚友古
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子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為之書

送琴師張弘道序

樂何為而作也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宣天地之和而
已先王之澤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平其情
所謂天地之和者遙遙變為乖沴無可得而宣焉是以其
器雖存其聲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而
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俦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
為絲屬可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少師楊續
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澗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
彈者為江譜故澗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
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繁邈而上之軒
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

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為予言臨川玄妙觀道士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為贈予將有所質於弘道今夫合木以為器綸絲以為弦其聲萬變千札焉且聲之出也果於木乎於絲乎於木耶無絲不鳴於絲耶匪木無聲是何與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者勿論已後世蓋有精於此者亦能使帷裂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卿雲出甘露降醴泉涌若此者又何與是必有道矣弘道亦嘗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元統二年夏汝寧章侯以處州路萬戶鎮撫州出征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先還撫南豐曾君靜告于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所習於先王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徭獠崛彊未息請從君侯行侯曰諾於是與其素所交者別其友危素為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於古也豈欲浮湛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可也今曾君有其時矣予嘗識章侯蓋精敏謙和䟽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旅具糗糧以事夫斬馘俘酋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

至重也彼區區之徭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彌年
而不解傷夷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畊者不安於田里商
賈不安於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之善益相
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一也今欲苗疇而獸獮之其間豈無脅從誣枉而不能自
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有可哀者矣為有司者盍亦自思
其撫馴之果盡其道與漸摩之果盡其術與抑未盡與計
其民生長谿峒之間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
玩而肆震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
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國曰戰而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王之書而知此誠得馬一匹
從以數老兵將元帥之命播告朝廷德意諭以禍福使之
知耻而自新則長鎗大劍可以示弗復用矣於是刻石以
揚

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羣執事之功則曾君又能琢雕
文章侈大而張皇之顧不韙與顧不韙與若夫身之遇不
遇有命焉不足為曾君言也

送史縣尹詩序

君子之於人察其所趣而已至若見之於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可為勢不可為而彊為之時之不遇而彊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於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猶甚焉無論其它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須咸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史苟非嘗學問者莫不頤指氣使之至於郡之卑隸亦平視或反相訛侮送迎餽饌日無虛於斯時也欲少徇其誅求而苟免於譴責遑遑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

喪其節而隳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以為難也
或曰此一縣介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
彼其貴家大族相陵壓事又煩劇則將不為乎吾以為不
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
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霆厲而颺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
之為縣則大不然上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彊者得
以把握之甘心於汙穢枉已而從人者可幸無事若稍鼓
其才智裸其操行毀辱不還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
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於明詰保身之道亦靡不
盡焉烏乎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遠絕哉若真定
史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於人家
種田於沔陽收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歸老
崇仁亟稱君以為今之廉吏也世豈易得哉及調臨川猶
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者吾不敏不勉為之若其
勢有不可為者詎可易而為之哉是以終三年而上無所
迫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畱作歌詩以
送焉予聞察司有薦侯任風紀者丞民之詩曰衮職有關
惟仲山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為君歌之矣

送陳子嘉序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為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於小物故常近乎迂為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相詬病若朽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雲而起者衆多矣然皆布列乎朝廷以謀大事發大議至於郡縣徃徃荷繩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寃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焉彼胥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揚以南此輩嘗賤且阨於

前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飢鷹之掣韉其勢不得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權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聳瞽鈐制其官長使

聖君賢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播其下而疲癯殘疾鰥寡孤獨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校諸生叅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感可謂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崖岸時與儒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人顧不韙歟其不然則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工誦事乃擇其貪黠者黨詐張肆其吞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之學足以治其國家天下屈而居下常自悼矣不得於上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位回

隱忍以自應哉甚者反舍其所學而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其實非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也以禮下之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大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羣進於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舉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積學而有才色溫而氣和故歷道其所以聞送之使下以禮吾望於六安之大夫焉事上以忠吾望於陳君焉請書以為序

釋洙翠屏文集序

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與生俱生假使
鐵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為之廢書而歎詩云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夫論者謂釋氏之
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小人用事若福王趙忠定
公以宗室為賢相捐死湖南一時大賢君子相繼去國而
吾朱子楚詞集注之作蓋為此而深致意焉千萬世之下
聞其事讀其書者感慨係之矣而王之鄉人番禺僧景洙
後百餘年好表其事不一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彝
好德之善昭明不昧其能然耶使洙師生於當時必能上
疏正言如四明揚文元公投劾去官如番禺柴巖肅公豈

不增夫綱常之重而公論不致若是其掩晦矣雖然傳有
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於既死則韓侂胄張奎之迭死
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豈不局促愧懼於地下乎吁為人
臣者亦可監哉泰定三年洙師示寂又十年其學述伯玄
掌書記於大龍翔集慶寺予未遊海上過金陵暇日出洙
師文集而觀之而歎其於世道有補焉玄之言曰洙師姓
江氏蚤孤有賢母蠶績以資其從師聞里有善記盧全月
蝕詩者亦具禮幣使造學焉其篤教類若此故師亦刻厲
勤六十餘年不廢書史是以賅洽深實而尤邃於易玄將
稗師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傳之其志殆薄俗
所罕見故予為序云

張文忠公年譜序

故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年譜一卷素所譔次
叙曰古之君子其出處進退豈苟然哉立人之朝食人之
祿必憂人之憂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措心積慮不止乎
其一身而已如此然後有以建立於當日垂休於亡窮焉
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斯孔子所謂鄙夫夫苟得鄙
夫而用之則君人者獨何賴哉自昔以來居高明耽寵祿
之人滅躡重沒不可勝數惟忠君愛國有德有功者能自
見於一時雖更千萬世之下其生氣凜然足以使夫頑夫
廉懦夫立不與死俱亡也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豈不

信然與公諱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年少从石師名力學遊京師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奇其才辟為掾曾繇是歷踐華要為堂邑時有惠政在民拜監察御史力詆權臣叅議中書諫作鑑山

君相方將用之公以親老辭歸田里以吏部尚書召不起居喪有詔起復又不起泰定間屢召皆不起文宗即位除翰林侍講學士尋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公乃幡然曰西土旱災久矣其民苦饑饉吾寧忍不為之起乎散其貲財即日就道凡所以為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竟以憂勞薨于位海內惜之嗚呼觀公之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

耶公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刊于龍興學官經筵檢討魯郡藥公旭復掇集中之文關於治教大體者為若干卷別刻之以傳素在草澤聞公行義既久至京師又從公之子秘書郎引盡取所藏名卿大夫士紀述交際之文及公行事履歷通載為此書周雅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下後世有志於自任者尚有所考觀焉故并為之序

武伯威詩集序

詩之作夫焉有格律之可言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王澤
久熄世教日卑於是代變新聲益趨於浮靡何能有以興
起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也哉故共城邵子曰刪詩之
後世不復有詩矣余讀邵子自序其擊壤集深有感於斯
言也蓋嘗欲微其體而為之又退而思邵子之為邵子其始
學也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將以去已之滓久
而玩心於高明知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至於安且成
必造乎此而後邵子可幾也區區模擬其文字語言之末
則豈希聖希賢之道乎及問學四方來京師聞武君伯威
甫開戶卻掃授徒于家翛然深坐不接世事它日其門人

山東牟謙持伯威甫詩二編來請序余反覆讀之其詞朧
朧嘗實廓廓高明志學於邵子者也嗚呼斯道之將墜於
地也久矣諸子之言千蹊百轍摠之不離詞章訓詁異端
三者波流茅靡出彼入此所謂思誠慎獨集義為仁之訓
能真知實踐於此者蓋鮮矣伯威甫有志於其遠者大者
豈不傑然拔去流俗哉則其為詩固非銅琢章句流連光
景者之比余故喜而序之伯威甫宣德人大德間以神童
貢于朝有旨學于成均歷翰林中瑞司典簿丁內翰服除
授汾西縣尹遂不復仕夫仕不仕不足以論吾伯威甫余
所喜者喜邵之志不孤也

趙鈴轄傳叙

太廟都監閻堦謁素而告曰堦之父故趙姓而繼閻氏既
而世父 又學浮圖法吾父憂之乃以吾兄 為之
後然後吾父安焉此書者趙氏七世祖府君家傳願為之
叙按府君諱伯深字逢原秦國康惠王德芳六世孫也府
君之父子徊以德州兵馬都監戍棣州尋左遷監無為軍
稅府君奉其母張歸汭值金人陷京師府君遂失母獨與
乳母走吉州居焉建炎二年府君之父起為虔州兵馬都
監而父子始相值紹興八年府君舉進士監吉州安福縣
稅後十年父以建昌軍兵馬都監終府君益念母日飯道
士觀為尋訪二十一年會曾慥安撫四川辟府君幕下行

次棧道前行者奔還言有虎當道廼止送旅一道士自西
來告府君曰而母為瀘州曾鈐轄婦生二子而曾死因忽
不見問後至者則曰實未嘗見虎府君白慥白沿檄至瀘
訪得之遂迎以歸又後十有八年而終賦詩美之者由慥
以來至于今世有三人題而識之者由丞相周必大以來
至于今十有八人府君之傳則淳祐間通判其州事潘忠
恕所撰也嗚呼當宋二帝北行之日宗屬妃嬪罹禍者三
千餘人它王侯以至庶民遭俘虜者不可勝數高宗播遷
僅保微緒於東南亂亡之後能若府君之母子相失而復
得百不一見也非誠孝之心上通于天詎能然耶素讀中
興以來宗室列傳不著府君之事則史氏不能無失矣先
是其宗士曠嘗錄羣從之言行曰玉牒勝談多文采風致
之事使其及見府君之行而書之則於天典民彝豈不有
所係乎哉府君之沒書七言四句詩若安於生死者其有
得於脩鍊之術者與慥通於神仙說所著書徃徃而在府
君之傳其自慥與當是時程氏之門人流離死徙使府君
及與之見其不能一變至於孔孟之道吾不信也我師之
取宋大戰厓山秦王之後孟者赴海死其子由儕感奮
力學善事其母今居南豐素將錄府君之傳以寄之并為
之叙云

借書錄序

余家唐宗時徙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其
存者不多句見故物記方髻亂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
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
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間遺姍族應接賓友
其羸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脩也若此
者幾廿年然擔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
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顛冑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
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霜電之象於人
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姦詭之迹於地也
山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於身

則性命道德昭馬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
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教之末亦莫有所遺顧素之
樸愚固陋而窺萬一於其聞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
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
則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并附其
家世名出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
廣聖學廣儲蓄以脩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
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
吏舉孝弟以正民彝通資格以任賢才脩武備以振國威
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王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叅議
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
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
茅其慮必周於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
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
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

其粲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
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視之哉今天居高位食重祿
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
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
藁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
蓋人迹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脩其學於先
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染遂高遠也
襄回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
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
先生斂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
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曩可知矣
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蚤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
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
于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

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國人隱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鄉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而張君終不肯與它人可知已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于朝去其田里甚久故持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于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誼然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携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俟我於仙岩之上游我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夏小正經傳攷序

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於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于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章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證以山陰傳氏本及采儀禮集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于傳文之下脫衍者列叙于後即其采摭之詳訓故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章得是書於君之子壻孫讀之旬日廼因其請叙于

篇端

君臣政要序

至正元年九月 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召翰林學士承旨臣夔夔學士臣朵尒直班崇文少監臣老老傳勅翰林侍讀學士臣鎖南直學士臣扶實崇文太監臣別里不花少監臣老老宣文閣鑑書畫博士臣王沂授經郎臣不荅實理臣周伯琦等譯而成書又勅宣徽供其稟稍越三月書成又勅留守司都事臣寶哥以突厥字書之臣嘗讀唐史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玄宗覽而善之今攷此書相如為陸渾尉進書在開元十三年疑史失之也書載召為左拾遺其制詞猶在蓋史畧之也由此觀之史其可盡信乎其書拳拳於興亡之故反覆乎天人

之理忠厚慷慨出乎愛君憂國之至誠道揆法守於是乎
在且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况其著書立言有可傳於後者
乎臣竊稽相如進書之歲東封太山告功皇天天下極盛
之時曾未數年鑿輿播遷國勢危促馴至於極亂矣是以
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夙夜憂懋怕致慎於
斯故知之而必行從之而能改斯可也向使玄宗篤信而
允蹈之尚惡有天寶之禍哉臣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掩卷
而三歎焉宋臣蘓軾繕寫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使聖
賢之相契亦如臣主之同時陛下照臨萬方作新庶政思
以承億萬世無疆之休迺御延閣爰出是書俾以精微達
諸國語聖心之所在有非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也臣
素執事經幄身親見之迺因臣拔實所訂重加校讐疏於
其下藏之中秘以備一夜之覽故得竊述其區區之志云

昭先小錄序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焯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脩遼金宋史其曾孫顯魯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樸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顯魯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為立傳而顯魯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既上進矣顯魯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

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才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曾獨卷卷焉於此思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已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為當世之用此錄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收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文煥繇常鄉臨安先是左丞阿荅海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興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籍人也適寓常與錢嘗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降書首署錢嘗而末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臣遂守郡嘗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叅知政事姚公布得之子嘗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授嘗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於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遙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龜奔懇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于五牧全往橫林設伏于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華欲

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
死於水^者不可計至莫大兵遠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
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一矢華軍
度水挽舟全斷挽者指於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
遁惟尹玉殘軍五百與大兵角皆并力死戰無一降者曾
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僨
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
敢以斬將自專送之帥聞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
寘敗將於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於陳宜中宜中又免之
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姑斬曾全以徇耳自呂城之敗城中
短氣然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偶語欲進異

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鷓鴣飛鳴匝城中衆疑其
妖亡何大軍有鴉鷓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贖之師勇
不予與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
親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
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超所守處登城軍
士不見主將拒闔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傅忠導師勇以數
百人開東門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陸塹躍不能出師
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
才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股
斷猶手殺數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詔曰汝不知守合州
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

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
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
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
子果何辜脣齒提封舊撫膺三歎吁豈縱火自焚公調兵
巷戰敗歸坐聽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
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于所居之位是
時淮軍死鬪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
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鬪殺數十百
人乃斃莫謙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
士不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卹之典贈麻士龍正任高
州刺史一子承信郎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

節郎賜田二畝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二子大使
臣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廿萬田千畝姚訔龍圖閣待制
公得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謙之
武功大夫昔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
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
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
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
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哀正民德崇世坊非淺
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
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傳罔羅放失夙夜兢兢
故常之事得而脩書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為之永

慨而已顧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
家本寒素既祿食歲連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食者以衣
束質即以粟與之頻歲不贖歲之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
九月十有三日公生之日應龜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
盡裝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
無後汝歸守墳墓毋復來泣別而出故應龜既請援督府
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協購求
公遺文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之生協稟命其
父以製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汝顯其曾祖也景
忠者欲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
汝毋忘重闡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已而目不
暝顯曾泣曰不敢忘遺訓也迺暝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
曾克篤孝誠久而弗懈余讀其昭先之錄亦必為之廢書
而感泣也至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序

送葉庸生序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於是錢唐葉公
驟致政府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制公
周旋其間多所裨贊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
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之名能文辭者各賦詩送
之會余為助教其同舍生請為之序余嘗脩宋史按公為
京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枋國行公田以屬民未幾彗星見
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蕭規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
怒甚收公等下獄會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百鍛鍊
不遺餘力棣鴻規皆死箠楚下獨公達廣南貶所似道既
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國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

功名顯赫於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佐皆季世之棄材有不信然與今子中之來遊于斯也天子仁聖大臣宰相無失德異乎公之時也故子中亦斂然自守明經脩行以待國家之任使而已嗟乎公之祖孫俱學校諸生也所遭之時不同故所立之事亦異斯命之有幸不幸焉者也子中它日之來對策于大廷所以忠國愛君之蘊行將布露無隱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於子中有望焉

李節婦詩序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扈從灤陽客有以李君卿妻孟貞節為言者揭公為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亦賦焉灤陽在古為絕塞然秉彝之在人者無間於古今遠近當是時女婦之貞節夫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及載非可惜哉顧今其地遂建都邑天子歲一輒幸事有係乎風教者有司不敢不以聞以故旌其門者相望於閭巷若孟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記詠以傳諸天下由是觀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於斯世也且夫夫婦婦其萬世之常道乎隨李德武妻張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

何為以此傳記耶善夫喪之言樂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
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婦不婦者則孟之所以少喪其夫
不復它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於君子也
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彥寶屬素更為述之將請朝之宗工
碩人詠歌之以為世勸王公刑官也豈不曰出於禮則入
於刑所以防範其民者蓋得夫法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
賢乎哉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士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用有國
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亦曰它日取才於是而任使之
故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之
學幾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歸不足以明體而
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族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
尊賢使能攷執選賢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在
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
有見乎此其教吳興之者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
學多秀彥及為政又皆適於用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
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歟新安吳君君輔甫

分教于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生之遺法於已墜將見湖之士彬彬而出無媿於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立於永久矣

送鄒景孟序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余曰子知吾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超然子者為之傳宋尚書謝公又為之書超然子既自隱其氏名謝公余所鄉慕者因取而讀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表屬邑也雄於訾少即求道引之術隨大業間遊沅湘值蜀郡羅太沖元真者史臣之子連試春官不中第因棄家遠遊陳君與語甚契乃同之武陵尋陶靖節先生所記梅原者聞王能尊師居華陰不知其年隱見莫測得辟穀之方然善飲酒醉則放歌於道或竟卧終日二君往見焉頓首資叩久之尊師曰世之人沈冥於聲利安知違世絕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

期以後三日至至則授一卷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冀蓋鍊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於長沙娥使還新喻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不壞俄二泉涌出取以煮之石化為霜二君服食而沖舉所坐之石悉成玉屑唐武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飛茅墜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觀自觀九年居人見仙仗出於雲端云宋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興廿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上榜曰鍊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第之可考者景孟學於山中嘗志道術蓋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幾未遂泯絕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昧不可詰觀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成五利熒惑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巖棲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世之顛迷於汙濁膠轕於旦莫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宿留于仙茅白石之館二君之逸軌固能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素仙二字以遺景孟則所以期之者不涉凡近可知已

承宣集序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權發遣南雄州軍州事周公
鏐所著也叙曰吾讀周官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
而衆目張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為苟簡之計授之以一
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郡一郡之事有所不
盡知任之以天下能盡達夫天下之事者蓋寡矣其故何
哉蓋當世之亂離則兵革起而有所不暇為世之小康則
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於是乎率皆隨於因循苟且之習
政有所不舉法有所不行凡舞手以乘民者一聽命於昏
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咎流行其禍不至於敗亡不止
也公以弘深之學剛正之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考見其

成績晚起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歲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之為政觀其書可以見其志焉公去南雄百八十年而宋亡此邦遂歸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于遐方為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效世殊事異其設施之道有因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書久將泯沒不忍使之無傳會東平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君楚奇自中祕出為郡幙長皆好事者乃錄其書請刻諸學宮余嘗為史官傳公事請并刻之

愚余之言不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守麥公敬存為序以冠篇端麥公南雄人也序公書為宜嗟乎余之卷卷於此書愛其庶幾有周官之意故反復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材則事功可立矣

孝經 序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卓所獻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於學官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注今文司馬負力主玄注惟劉知幾主安國傳於是黨同伐異爭論蠶起唐玄宗遂注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沖撰疏自是以來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辟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唯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勔之勉注

書甚夥晚乃用力於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筭然博攷諸家之說擇其要者科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斷於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下都夫孝之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乎王君曾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勛學尤可嘉已

鄞江送別圖序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曦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遄海中待之久而后還鄞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長少日候素於寓館所以慰藉獎予無所不至其退處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携來見館名涵虛唐秘監賀公之故宅下瞰月湖後枕碧沚方盛夏清風時來坐有嘉客鄞故文獻之邦距宋行都不遠徃徃能言前代故實又各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瑤圃粲然可觀驛吏愕眙相語向使者之來未嘗有賓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山川為之裊回春戀者久之明年史越王裔孫文可因葛邏祿易之至京師寄鄞

江送別圖以相遺其士君子又為詩若文題其上素何以
得此哉素山林之鄙人學未卒業以貧干祿無寸長以自
見且非有穹官峻爵以筭動當世邈其先世未嘗宦遊此
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何鄣之士君子待遇之隆壹至于此
豈殆有宿緣耶此圖陳元昭所作筆意高雅其紙猶是越
王所畜皆可葆也史館莫歸因志其後使兒子謹藏之

溪香文集序

古者豪傑魁壘拔出之士視其時與勢遑遑寄蹟方外以
自晦其才智吾嘗從浮菴老子之徒以求其人亦時與之
遇雖不能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可得而
遁其情矣番易釋正則故大姓曹氏幼則志氣英發從宋
江東提刑謝公君直遊讀孫吳書間則拊髀感慨視鄉里
小兒碌碌不足數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執拘北行師
以親老不能從久之翦須髮入里之華果寺學禪定於鐵
牛禪師道出瀏陽之道吾山中龍湫甚神有欲居寺者卜
之吉乃致留師投偈湫中龍躍出水數尺若就之者衆為
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常人所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

物我休休焉陶陶焉視少年豪舉判然若異世矣然雅善
為文詞方信紙行墨初則汨汨久而浩浩其神情變化意
氣飛動猶有出入行陳激昂風雲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
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雷行風動沛然莫之禦耶
或問於師曰師之入於異教者何曰吾患頭有創因不復
存髮又問曰師臨文猶書姓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去乎
余少識師于廣信山中一見以古人相期因考求謝公之
所以學師曰要不外乎易子其勉之臨川慶壽寺僧師孔
借其文三編觀之至正六年里人饒旭子初至自金陵歸
余所寄書篋曝書宇微觀遂識其上嗚呼方外之奇士若
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送彭公權序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修遼金宋史先後命中書右丞相
蔑里期公為都總裁今右丞相阿剌納公左丞相晏只吉
解公領三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康里公今御史大夫秦中
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河南張公廬陵歐陽公故侍講學士
豫章揭公今陝西行臺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
沙楊公故禮部尚書襄陰王公為總裁官各辟布衣士為
校勘史成上進有司議校勘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
可初蔑里期公在相位思羅置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彭
衡公權為校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於朝著之知己者
曰某有老母在廬陵茲幸獲祿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

畢人子之志於是授黃州學教授以去士大夫咸是公權
此舉而歎羨之能文者多賦詩以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
余甚厚善余亦愛公權疏直而好義它人有一技之長一
曲之善公權怕恐其沒沒也必欲家至而戶曉之鄉也已
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輒薦引寒畯之士又怕恐其淹困
也故一舉而貢諸館閣清崇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始
食祿而先於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人師矣是故古之
先行義而後文華者固在於此余嘗過黃州先賢之遺跡
徃徃而在兵戈之息七十年效國家右文之久諸生被吾
公權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
忠者乎余觀昔之善教事者亦書諸史若安定胡氏之於
湖學臨川陸氏之於今學是已况吾公權之仕實兆於此
行則推其孝德以至於顯融則將有執筆於其後者此史
之不可少者歟公權未嘗求余文而余不能已也

漢藝文志攷證序

漢藝文志攷證六卷宋禮部尚書浚儀王公所著也臨川
危素序曰儒家之學至宋而極盛大備矣嘉定而後其故
滋起大抵持鹵莽之學以爭雄述蕪穢之文以相尚假高
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之所以馴至於滅亡士
生其間而不變於其俗而卒能出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
海涵莫之紀極若是則免乎固陋之譏矣易曰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固安得高談性命以自塗塞其耳目哉此
公所以能自拔於紛紛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歟初公擢進
士有列於朝稍踐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道既斥公適當
言路盡劾其黨不少貸至加恩皇子茲事實從公議及歸

四明遂堅卧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蓋藝文之見收於前史者其目耳而千載之下欲攷其原本證其繆誤亦誠難哉非曲暘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與於斯即是可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詔修宋史紀載公之言行甚備復因其孫厚孫之請而序此書後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伯厚

本政書序

本政書十卷宋賀州學教授林勳所著始素得東陽陳亮同父所作序於龍川集中欲求其書不可得及至四明從鉛山州儒學教授程端禮敬叔家亂書中僅得三葉端禮曰吾求此書久矣而未嘗見或得之願以告我至括蒼又從王興祖君起家觀朱文公與潘叔度氏手帖屬抄寫校正此書至松江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刻本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季宣跋其後素既假於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至而端禮沒端禮守經好古惜不及見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王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

與民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書契已作而思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勲於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畧矣當宋高宗之南遷行經界之法其時勲之書方作也惜乎未有能薦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勲之書猶存也惜乎未有能獻其書而行之失此二機勲之志卒未克信於後世功名之士亦足以慨然於此乎皇上詔脩宋史素為勲立傳而採其書大要存焉顧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序而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贈潘子華序

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弗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產而玩之矣我國家受命自天乃即龍岡之陽灤水之滢以建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輒幸於是四方萬國罔不奔走聽命雖曲藝之長亦求自見於世而咸集輦下錢唐潘君子華工繪事謂九州所產昔之人擇其可觀者莫不託諸豪素而是名家矣顧幸生于混一之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寫而傳之故凡子華之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有所蹈襲模放也皇上初即位子華因從臣以所畫進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

好事者爭從子華取之以為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固將
與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以善寫真至元間
召見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年已七十有司未有薦而用
之者然後知世之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隱約於山林之下
者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懸於天歟子華羈旅四十年陶
然終日無所怨悔而壹於其藝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宜乎子華之畫非衆工所能及也余五至開平數與子
華相見故序以贈之

送葛子熙序

余幼寡昧而學弗能成其業蓋以為憂思求四方之良友
以助之有葛將子熙近在里閭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余
為不肖而辱以為友焉子熙少孤貧甚育于舅氏與余同
學於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人者自負戴於道路更相
為僕犯霜雪觸炎毒子熙手抄口誦恒至達旦不寐自謂
其樂莫能踰之者暇則尋幽訪古至於深山絕壑時時發
為文辭以託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患困苦未嘗一日
不同也余來遊京師子熙以母老莫能偕行久之親喪而
服除乃來視余於是子熙旅寓四三年日取經史而誦之
故其學益宏深其文益粹密所為文耻以求知於人人亦

莫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其知之者少也會皇上命修
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廿有一人繕寫宋史以進子熙
曰古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吾其為傭書史乎因在選中
廷議以為郡學錄縣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
余而南還矣余久在羈旅以樸愚不能媚於世亦思與子
熙復求當日遊從之樂誅茅空山弦歌先王之風雅顧自
累於貧未能舍其斗升之祿為之惘然自失者久之嗚呼
余與子熙蓋相期於千載之上者非一日矣則子熙宜有
以處余也哉

黃氏族譜序

黃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其孫縈徙金華
子洪浩洪生瑜瑕浩生琛玘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子瞻
定居豐城之沈江更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世而
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居諸暨監利分寧弋陽者
皆瑕之昆弟矣禮部五世孫翰以其家譜至京師俾素序
之惟素族祖漳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詩見于家
集今天子詔脩宋史吏部及禮部與其孫茶陵軍使端卿
素備數史官實為之立傳百年交誼夫豈偶然之故哉素
蚤從處士孫先生輒得黃氏豐城分寧譜至禮部之孫已
不及書乃以翰本補之而翰本復載諸暨監利弋陽譜而

都頭之子孫備矣按黃氏在江南最多自素所見唯此譜與盱江唐江西兵馬節度使諱表譜浦城譜號為詳備素高祖贈承事郎府君節度之後也友人黃嘏謀合黃氏諸譜以考其分合異同顧安得皆有賢子孫如翰之孫其遺書我素觀豐城分寧蓋繇其先俱能敦詩書尚禮義繼自今衍其世澤於無窮者尚有考焉

舒文靖公文集序

舒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錄如上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歷官楊文元公銘其墓表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作小傳載四明志今天子詔脩三史史官危素以公與沈端憲公同傳宋史槩可得而考矣素於公相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承教焉大瀛海逸人呂虛夷公里人素嘗屬之求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莊七世族孫祥金奉遺槁至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素之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心故發而為言無徃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擬區區於文字之末者所

能窺其彷彿哉因序其端以俟後世之知公者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脩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紀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稗記當叅證者不可勝筭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真館中廬陵劉鼎子鉉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蒞史事常掩人不備卒然至局唯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于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

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
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檄中
行省叅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
白僚長擇便地近關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
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顧子鉉方盛年其學
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酬其勞又不足展
其才然或疑子鉉不能無_心然於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
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_師或
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饌入自
門左席于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
大其廿五家之閭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隣邑乃往
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尚益
思以報稱哉

僊巖圖叙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席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
溪流行數里得仙巖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巖棋布如
輓轡酒瓮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巖中俯觀
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
至絕頂堇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係
長緘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僊棺巖前以長鉤
鉤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柁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
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
水為患耳其橫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巖
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顛甚平曠浮菑師架巖為宮

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原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舍舟
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彷彿可見又有水簾
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編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
趨衣中必沾濕至鄒尊巖亂石為門扉中多黃精薯蕷
鷓鴣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巖萬壑草木秀潤非
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
汙塵垢時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伯岳華不注諸
山數為余畫之而仙巖者又常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
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
雖一筆不輕與之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巖圖寄至
京師求余志之因叙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知

逆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
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無
聽寡欲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
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
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令式命為
學官君持其書使余序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乎今
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后可以作室制器况
於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
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
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君有曰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無

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
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歷服勲賢
竝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
以去猶宜繕寫進于延閣頒示群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
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
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會國子監知印
關君勢者迫李公用其私人李公竟取諸生籍用其上名
蓋濟南段某也段公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不
怵於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後段公歷州縣入朝為監
察御史出簽河南憲年甫六十有六致其事乃授翰林直
學士中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且七十而
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
其歷於勢分有所不致行則局於冗散有所不可行若於
羸疾有所不能行則徃徃思浩然而去之矣至於出佐風
紀持節巡行郡縣威聲所加下吏震肅況於祿養豐厚勢

尊職重而體力強健足以任事顧能決去遠引無所攀戀
如吾段公者蓋未之見也古今之士縻爵祿之重任騁功
利之脩涂其為人智愚固可知已是故量已而受任畏滿
而知止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於衆人遠矣於是世不
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知人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新安方君以愚蚤擢科第治邑有聲用為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會今宣徽使札刺爾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
士命取先後禁苑所為文章比錄之君乃博求故翰林學
士承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止慮數百家冊命制誥碑銘
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卷名曰玉堂視草書成欲
上進而札刺爾公遷它官及詔修后妃功臣列傳君與史
事既受代待制而下言於院長請復留君院長曰然亟以
告於政府會天子宰相憂郡縣之凋敝大選賢能撫綏下
民遂擢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卜日以行同館之士皆惘然
有離別之色咸賦詩以道其情素以君之從祖 府君

與先曾祖仁和府君同舉景定三年進士今復為僚友因得書其首簡夫用刑之重見諸經史者君儒者固不待有所陳矣素觀國朝之命官無問事大小必同堂論之故人自為說而政多曠廢獨刑名之事至郡專責於推官則其致慎於斯固足以見聖明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如此夫今風俗之壞獄訟之興姦豪得以騁其強梗胥吏得以變其白黑嘉興淞右大郡也固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涖之庶幾善良獲安而屈抑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解字者秉中為史君之於史章善而瘁惡秉中而已則其治獄者亦惟秉中而已

送教巡檢序

天曆至順之間海南黎毋山寇作出師討之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峇刺罕軍峇刺罕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徭種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寇既不可得乃盜奪財貨牛豕斬馘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廿年去天萬里無所控懇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藝言者孰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于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擢數城震動

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饌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余嘗考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它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今海內既平七十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識時務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春教遂初嘗從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巡檢昔蘓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願居是職乃蘓公所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蚤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蓋歷舉陳于闕下方侍從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乎

史館購書目錄序

至正三年詔脩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
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淞江
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諭以皇上仁明銳志刪述於是
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采擇其要者書諸
策矣暇日因發故積錄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
之書世無它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
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
筦闔者誠慎守之不至於散亡可也有志於稽古者豈不
有所增廣其學問云爾至於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膠輮別
為之錄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

職之為難

蘭橋毛氏族譜序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弗可考宋之時西安最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吾金谿之馬蘭橋遇順既增脩其家譜董十有一世嘗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者宋南渡初苗傅劉正彥搆亂縣丞興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於史而遇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至元之三年余與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詢之則石亡已久後八年余以經筵檢討承詔修宋史奉使求遺書於東南得長沙丁氏所編百族譜於松江莊肅幼恭家西安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舜字明仲為丞於江寧當傅正彥之亂寔在江寧

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邵武壤地相接縣丞之
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而上七世而止其下一
世而止蓋丁氏脩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余
供奉翰林得假是書遇順甚喜補完其譜復自序之縣丞
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與眉山蘓文忠公相好有文
集在翰林余家舊有大理寺丞漸所校三墳遇順皆手錄
以歸若獲拱璧縣丞之兄諱行字平仲有文集在揚州學
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遇順又將求錄之則其尊祖敬宗
之心甚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余以毛氏譜觀之以遇順
好文而篤志距縣丞才二百年亦久而後得其槩則古文
遺事未易窮詰徃徃類此學者可不慎諸至正九年三月
望書于金臺坊客舍是日休假徃觀銅馬於故城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澧陽楊侯梓人蚤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科仕於州縣者
廿有餘年天子聞其文章可掌誥命乃召為翰林待制然
侯素貴重其文宋正獻公其榜首也欲觀之不可得賂逆
旅主人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文者未嘗漫與素承
乏末僚後容奉命承教於史館數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
之終歲而不厭蓋其辭根極理要精深沖遠如滄海無波
一碧萬頃信乎能言者也詩云衣錦尚絅中庸曰惡其文
之著唯侯有焉此豈世俗沾沾自足外加表襮者所能知
哉侯自入官以來廉勤清苦鬱有譽望東平申屠駟子迪
素峭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令式當舉守令一人嘗

語素曰吾所信者唯梓人耳則侯之於政蓋可知已侯於
學尤深於易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於世故此不
著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竝為之用
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
略最為親幸且通祕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
效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一六
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操
履負白明於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
今皇帝勅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祭適真人降
璽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清治所在戒嚴真人龐眉皓首
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僊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
言于朝將歸隱於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

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余為之序蓋至順初茅六代真人毛君退休于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脩然自得余固已歎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後容如此哉

橫州新城詩序

周官之制致力於城郭甚嚴為之量人以營之為之掌固以脩之蓋人之竝生於天地之間血氣嗜欲易於角爭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今天浚溝以為城鑿池以為郭所以備豫先王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墮天下之城郭豈不以大兵所至若襄陽若合州攻之久而後破然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城池之守近歲悍火起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若蹈無人之境備之無其素焉耳橫州當左右兩江之衝夷獠之為害已劇至正五年廣信倪君友誠來佐是州與知事陳華甫巡檢郭君惠吏目廖蜚卿謀

修復州之城隍乃先為東南城門洎鼓角樓君既出俸錢
以為倡僚屬咸相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君曰民可用也會
同知州事于某知事朱某亦至官善君是舉計其役城之
方三百六十丈池三百九十丈寧浦永淳之民聞之樂於
趨事俄得古甃於樂石邨不可數計堅緻周正上識云
太元七年考之圖經晉孝武帝時民穴處甃室至是九百
六十有五季矣民爭取輦載以為州城於又明年仲春之
月君為之區別閭巷樹立官府遷驛舍立惠民局神祠民
各得其所君調官京師間則語及其事余嘗患邊徼之地
盜賊之肆行而守禦之無策拘文法者昧變通之術憚興
作者樂因循之謀老弱之困於俘虜斃於鋒鏑者相望使
守土之臣皆若君之於橫則又何患焉嗚呼何其不能然
也昔者廿有四春秋書之所以重民之力君之為城乃得
故甃於千年之久殆非偶然者豈其效忠之誠慮民之切
天有以相之歟則事之非常尤史家所當記也謹叙其顛
末請大夫君子詠歌之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
之為猛而麇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素之羈遊京師願求四方之君子考德而問業必得如
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何深不求其無媿朱氏言者大梁
歸公彥溫其人歟至元五年十有一月日南至河南行省
掾范孟偽為中書公牘結流落無賴者詐稱使者入據省
署立召省憲官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
段輔左丞尋升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檄交馳河渡關隘
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帥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

授偽官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于家亦在召中即拜其
毋訣死別賊果欲偽授蓬婆萬戶府經歷公抗言曰吾起
諸生擢科第方圖報國恩憂其弗及豈肯從汝等為盜賊
耶賊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得免方是
時大丞相秦王伯顏倉卒莫知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探
馬赤罕搃大兵以出京師震恐及事覺乃知孟所為今太
尉高公以中書叅知政事承詔往訊其事汲梁之民破家
隕身者相望而公抗賊之節亦上于朝今知樞密院事阿
乞刺公為中書平章政事驚曰儒者亦有斯人耶漢人亦
有斯人耶於是公之名聲大震于天下以是觀之若公者
則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後中書宥密臺閣爭
以不次用之今遂超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卜日以行朝
之名卿大夫士莫不賦詩以為餞素識公最久以不習於
騷雅故備書公之大節以見公之日躋膺仕者有以自致
而非阿順取容僥幸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若夫一方之
政或當罷行州縣之吏或當舉刺特公餘事故此得而略
云

送徐時之還句吳序

至正九年江潮行省承詔刻大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姑蘓徐君時之進之於朝君數顧余於寓舍觀其氣顏粹乎其甚溫其容止儼乎其有度其論議淵乎其不窮故中朝之名卿大夫士咸樂與君遊迨君之還相率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秋學而有所著述余竊以春秋吳國之事問之吳本姬姓泰伯與弟仲雍讓國季歷逃之荆蠻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者封之吳又十有四世至壽夢春秋魯成公七年書曰吳伐邾左氏載邾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入伐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游食上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為吳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

夷何耶至於襄公二十有九年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常山
劉氏武夷胡氏皆責札不遺餘力余嘗三復其言竊以為
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諸孔子孔子之言曰延陵季子吳
之習於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蓋始
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
子以習禮而合禮許之乎方季子之聘於魯鄭衛晉其於
審音樂觀人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曰乃吳之亂實
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德也孔子之贊大伯三以天
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大伯之讓非歟
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立而弗讓則是自
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賢也
使賢亦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歟雖然夫差之稱王則非也
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過也或曰君之先與吳同姓而滅
於吳其與之乎春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此其旨以
舊怨而昧之乎余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地而討論之
以質余之所疑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考夫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之聲絲之聲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弦三弦九弦琴唯存五弦琴而已以為五弦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或者琴之弦七而以緩急變其聲則自能具十二弦之數一弦具十二聲而十二弦則具百四十有四聲百四十四聲本於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六濁之異六清既為

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和故自黃鍾至中呂又有子聲亦
六也是以五聲之旋相為宮也則七弦可變十有八律而
二百一十六聲皆備焉皇朝一天下將百年制禮作樂茲
惟其時是宜有精於樂藝者出而效用於當日審音而知
政嗚呼來易言也樂平蕭君性淵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
告曰吾里董君英仲願內交於子余察其口純篤而有深
湛之思杜門京師間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娛則其中之所
存有非余之凡陋所能窺者記曰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志義之臣絲聲婉妙故能怨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
自立其志聞聲達事存乎知者若董君者亦可謂志義之
士哉蕭君以古田主簿棄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
君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於山林乎

送道士李九成序

余未弱冠讀書于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師自間處玉清道館每休假輒過其室尊師為之陳豆觴從容竟日而退則與其徒嬉遊茂林脩竹之間彈琴煇香脩然不知世慮之牽人也後數年再過之尊師已仙去裴回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驅馳塵土以求斗升之祿每讀剡原戴先生所著拂雲樓記思玉清之勝茫乎若弱水之不可渡矣李君九成尊師之弟子也與余別幾三十年相見於輦下其齒後於余握手道舊故驚其須髮亦變余於是侵尋將老問鄉時遊從諸子則多物故吾視人世為何如哉昔者向子平宗少文志在山水之間以自娛適好爵不足以靡之余之

不肖竊尚友其人於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川
可以遊目而騁懷一日復尋舊遊之蹟於玉清之館期與
君踐斯言於它日未為晚也

送錙志伊采大元文乘序

文章之有功於世尚矣烏可以為儒者之末伎而輕之哉
自宓犧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盾風
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
失之於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八索九丘今
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
於是乎可考其大凡于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別集固汗
牛馬而充棟宇遊于書林藝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
而并天下號令所加海內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
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
盛視前古宜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而竝傳者甚

則散亡礪滅無復加之意焉鄉江湘行省叅知政事趙郡
蘓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銘志伊讀
而歎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于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
蹈於山林或守志厲行而自遠於聲利至于顯頽枯槁之
士所以汲汲營營於文字之間冀是可以自見於簾簾千
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惜哉乃治裝發京師而其
志將極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徒
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 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
於區宇者殆百年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容
摘辭而美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
有斯文之役而其功在於本朝矣志伊與余相好其行也
序以送之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送蘓縣尉序

真定蘓君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尉將行京師之大夫相
率賦詩送之君亦過余而別昔余數以事道出保定之境
時遇行者坐卧草間飲泣歎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盜
所斂矣或曰吾嘗財若干為盜攫去之頃之縣尉率健卒
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馬疾若風雨問耕夫云嘗見盜否
耕夫以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盜私恠
其地距朝廷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有據西山以為畔亂
旌麾所鄉係頸轅門方之今日之盜強弱衆寡固有閒矣
承平之久玩視法令使道涂之行旅惴惴憂栗如履不測
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然而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

為難捕獲誅斬政刑之末豈必欲之哉使其革心而易慮
改過而遷善其本於禮乎蘓君嘗為太常檢討天子有事
于南郊討論儀禮與賜幣帛則固習於禮者其治盜於行
唐也吾知其能使之無盜是以貴乎知本者如此夫

黎省之詩序

黎子省之自安南以使事至京師士大夫多愛重之及還
錄其詩一卷以遺余皆道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旨婉而
正蓋飄灑然有陵雲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
為末藝然實與天地之氣運相為升降君子於此觀世道
焉大江之南自亶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
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剗前朝之餘習驪
騷然以及乎古故中州之中知有所趨鄉安南邈在炎海
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
於道涂故省之奮然欲盡掃其敝以追作者志豈淺近者
所能知哉省之既行余謹藏其詩而為之序

送夏仲信序

京師衆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長一才之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航川輿陸自東西南北而至者莫有為之限隔人之生乎斯時可謂大幸矣然生質高下言人殊況其習俗不同趨向亦異脩於家而壞於遊者紛紛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沒於流俗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其能自立者與蚤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信獨留從辟用有稟祿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于學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俾之哭墓而後行吾其可久去墳墓乎乃治袞以行文人感賦詩送之以余觀於仲信可謂傑然不沒於流俗也夫仲信

儻居鳳池之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成其
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而出脩於家而壞
於遊者矣

安福周氏族譜序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時量脩其家譜為
例畧十二章蓋自其先南唐御史矩繇金陵遷西昌之爵
譽里御史府君七世孫倩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譜而
固已明且盡矣素竊睹近世士大夫之家往往譜牒滅礫
無所於考每為之慨惜叔量能追念先德致謹乎此可謂
賢已然周氏之先出於后稷鄒孟氏曰稷思天下有飢者
猶已飢之則其心廣大宏溥同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
穡有相之道凡為后稷之苗裔者宜若后稷之宅心斯可
也叔量之於其族念兵燬之餘譜而之軼已五十年拳拳
訪求而備書之推此心以達乎天下後世其亦庶幾后稷

之心乎素之不佞亦后稷之裔也願與叔量勉之

太行書院四詠序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獲鹿高健文剛之所建也載道在
經紀事有史犀言迭興百氏諸子緗帙牙織卷以億秭是
以作教善之樓猗猗修竹卉木載芳亦有良朋來自遠方
麗澤之允講習有常是以作盍簪之亭聖學之傳維鄒孟
氏養氣浩然要在集義窒宇肇營名則久制是以作集義
之齋太行之雲絢緼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執友友旃
春秋冬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記其樓御史中丞安陽許
公也孰名其亭集賢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
王公實題集義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友安陽蕭貢士
元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童冠僉僉響然來臻登其樓有

稽古之功，隄其亭，聆伐木之詠，入其齋，知進學之基處，其
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歲修遊息，無往而非學者，
皆此類也。文剛之布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而豈徒
哉。亢宗將請世之名能文章者，各賦詩以揚其美，而余為
之序。

柳待制文集序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
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崖深谷，人蹟所罕至之地區，石之
欲營宮室者，必即而取焉。況於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太
平之基者乎？詩曰：鵲鵲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善治。其天下
國家者，宜於此乎？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
術，蓋朝廷極盛之時。於是泐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
政，知其才用之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焯有譽問。及出提
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餘一紀，今皇帝召還為翰
林待制，將進用之。俄卒于官。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
馬雍古公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

還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既而不用及公論開明擢賓館閣而公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於功業所以傳示來學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於論議而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於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戴良宋濂類輯為若干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凡訓誘獎勵者以而彌薦知其得於天者不可謂薄而阨於人者逞逞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宇文氏族譜序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索至京師屬臨川危素序之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興宋世多顯仕者端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收世科為名進士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朝野後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或曰鮮卑呼草為俟汾音譌為宇文若今本要甲譌稱為趙是也天台胡三省氏謂後周書為非是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系載俟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比歲有旨脩宋史素以

經筵檢討備數史官求遺書江南見先生于錢唐其後先生以書言凡兩寄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達史館故紀載之際頗有遺憾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官當撰次家傳以傳于世可也夫以宇文既出於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照映今古由此觀之不必生乎中土然後為足貴耳古之明王立賢無方者其以是歟先生字子負元統元年進士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曰吾子楚人也龍淵太阿之為神乎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為豐城令掘獄基得之於是拭之以南昌西山北巖之土光芒豔發置劍水上精光炫目至寶之不可閱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媿於今人恂恂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產於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太阿之為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誅畔逆其用固可尚已人才之為寶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其為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

寡人之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激烈上干雲霄
故遇知於識者况於人才之生寧能甘於晦藏而沒沒無
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為神張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
出精於鑑裁者其誰乎吳俊仲傑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
美獨能當其奇觀乎吳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
親而客于輦下者七年而無張茂先雷孔章之明察世孰
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為貴雖莫知其為貴龍淵太阿固自
若也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貴溪鄭氏家譜序

余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牒不具無所徵信夫人之生
莫知所本始則與羽毛之類奚以異彼閭閻崛起之徒竄
易傳會尤可哂也比客京師頗從四方之名士觀其家譜
於是貴溪鄭亶宣伯出其所脩世譜蓋自周厲王少子友
至于後唐左押衙立始徙信之貴溪松洋里自立至于亶
且十有六世亶之從兄弟之後又三世矣故其譜號為詳
備按押牙君之七世孫將仕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
博士俊民十一世孫武昌令穰十二世孫鄉貢進士元齡
儀鳳元芝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顯岐十四世孫吉州軍事
推官之秀鄉貢進士宗得之怡及亶之父貴相繼纂錄則

其詳備也固宜至其凡例所列有曰貪財為淵同姓為昏
賊汙逆惡鬻其塋墓者皆削去其名夫以鄭氏世為衣冠
之族詩書之澤為深且遠固安有如上事哉其作法之嚴
不得以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大姓厥今非有專官以
掌譜牒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孫如咄者乎余之先亦出
自姬姓故咄俾序其首

雲松隱者圖序

雲松隱者西域彥脩君之別號也孰為之苗秘書監劉君
伯熙也彥脩君世胄高顯蚤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劉君
同官為少監然襟度夷雅恬澹自將居京師修文坊怕杜
門卻掃留情詩書文藝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
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恠石佳華美木徃徃而見
昔賢之遺蹟可以歷歷指數誠東南之名山與區徒以縻
於臧守未遑寘身其地故寄興是苗朝夕擘觀焉嗚呼世
之人亦孰窺其高致哉昔者翰林暨過九江雖嘗賞愛廬
山而有青天夫容之諭亦曰吾將而已則其巢松之語終
弗能踐今彥脩君際國家盛明之時駸駸日鄉於顯用其

勢莫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之號僅見其彷彿於
畫畫尔若余之不才貪戀微祿於輦轂之下眷焉鄉邑寔
邇茲山於是及其強健乞身以去託蹟煙霞水石孤迥寂
寥之地則隱者之稱宜歸於僕吾彥修君果能讓之否乎
劉君亦何為之畫否乎

送李文翔序

至順間詔奎章閣學士院脩經世大典申命禮部尚書夔
夔擇善書者三十人以進是時號得人為盛學士賴其助
為多天子將悉寘諸館閣會升遐中書姑以儒學教授命
之今銅陵縣主簿李君文翔其一人也君貢方物至京師
間過余曰吾少遠遊及歸見宗人高年者曰吾家本宋外
戚和文之裔女真陷開封從高年南遷僑居台之黃巖內
附初兵火洊起故書無存者子嘗脩宋史其能為我備陳
之蓋余所聞李氏故上黨人自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
事贈太尉元靖公幼有至行鄉里推服劉知遠起晉陽次
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元靖名召署親吏乾祐初

弘肇摠禁兵兼京城巡檢多賊殺軍民左右思稍稍引去
惟元靖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郭威與弘肇素善
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元靖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
戮力同心共扶王室為姦衷所構史亦卒罹大禍我亦差
免汝史氏故吏也為求其近屬吾將卹之元靖上其母弟
福且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威嘉之以元靖隸柴榮
帳下後見弘肇子孫必厚禮之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
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宗訓立命元靖告哀南唐還
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畔命元靖帥師屯河陽攻大會砦
拔之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
瓌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元靖先入城收苗籍視

府庫因請歸其父喪還京師許之賜予甚厚拜右監門衛
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
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五年加檢討太傅時劍南初平禁
軍校呂翰構亂軍萬餘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
太祖疑之以語元靖元靖請盡釋之從征太原班師命元
靖為後殿中道命乘涼車還京師元靖叩頭言涼車乃至
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以讒人訟于太祖出為鎮
國軍節度使六年召為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河決
詔元靖按視出為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尋移瓊
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元靖出帑藏
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元靖抵其峒

穴撫慰以私財遺其酋長在領海四五年恬不以瘡痍為慮衆皆懷附代還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卒元靖生連州刺史知涇州諱繼昌字世長建隆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元靖固讓涇州亦自言不願元靖別為聘婦太祖頗不悅開寶五年遷京副使入為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飢多盜調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王鷓鴣平餘黨猶據險為寇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招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首諭雷燒以金帶遺涇州涇州偽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

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涇州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並以身免涇州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涇州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涇州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逼魚橋門均脫走涇州入城嚴戒部下無擾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事平遣還其家以功領煥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帝幸澶州遣先赴河上散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涇州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尋擢為西上閣門使三年將朝陵寢以汝

州近路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大中祥符元年
進東上閭門使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遣尚醫診
視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表求休致不允改右驍衛大將
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為京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
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勛尚萬壽公主天禧
初主誕日涇州過其家迎拜為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
噐幣珍果美饌賜之翼日主入對帝問涇州彊健能飲食
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謁拜諸陵皆許之
二年冬卒遣中使護喪以歸鄭伸者客元靖門下十餘年
元靖待之漸薄上書訟元靖得賜同進士出身為酸枣主
簿所謂讒人者也蚤死其母

餓嘗詣涇州乞食家僮

競前詔逐涇州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涇州生和文
諱遵勛字公武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墜厓下衆以為
死和文徐起亡恙也後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命
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勛真益以遵字升為元靖子授左龍
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甃及尾甃
多為鸞鳳狀和文令鏡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
命領澄州刺史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為太子左
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
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涇州官刺史和文請班其下許之
涇州得疾和文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既還上
表自劾帝使近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

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燕長春殿作隄捍河七日而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和文簡拔十去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和文不荅太后固問之和文曰臣無它聞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干與國政太后崩和文請寘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衆論嘗師楊億為文卒為制服及知許州真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反善存恤其身後卒贈中書令謚和文子知澶州贈兼侍中謚良定諱

端懿字元伯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諱端愿字公謹安德軍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恭敏諱端懿字守道良定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仁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為群牧副使杜祁公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廸以侍中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祿人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畔人言教不死在賊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為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察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

仍給全俸命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京東水民多飢大發倉粟以振置弓手馬教以戰聞遂如
精兵治汶陽隄以卻水患民便之尋授定遠軍節度使知
澶州不拜以留後知澶州卒帝方宴禁中聞之為徹樂賻
以黃金三百兩贈威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無侍中開
府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
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開府上疏謂縱釋有罪
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顯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
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
羨財數十萬被賞開府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
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鄭公謂曰肥上
之政何以減於襄陽開府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千名則
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
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開府求對
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
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授醴泉觀使神宗即位遣使
即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兀開府手寫諫
趙普太祖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
禮成賜金幣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
聖皇后以甥甥之故嘗幸其第禮獻穆祠堂命近侍掖開
府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有加贈開府儀同
三司恭敏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俸累遷

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犀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
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
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恭敏初良定在嘉祐
時嘗密請建儲人無知者元豐間恭敏袖舊橐上之神宗
歎曰近世之賢戚也良定子成州團練使知蔡州諱許字
持正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
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由東頭供
奉八遷皇城使以久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
出使陝西河東還言廊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撤
毀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
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
還幹當三班院使契丹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
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贈冀州觀察使
賜白金千兩此文翔先世事也李氏從高宗渡江家于山
海曠絕之地百有餘年宋失其國宜其不足取徵文翔雖
為學官於汲則又五十年矣此其志之可悲也夫傳曰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文翔在館閣與一時之名勝遊討論
國家之故實況於更練之熟閱歷之深足以自見於當日
公侯復始吾於文翔蓋日望之故備書所聞以為贈

定武王氏族譜序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媯姓有姬姓二有禰姓四定武之王莫知其所本其可考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顓舉宋寶元元年進士為隰川尉贈太子太保隰川公生子三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而定武之族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於一時哉素嘗讀初寮集而竊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無所回撓其論權姦蔡京以為欺君僭上蝨國害民天下避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迺出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

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徽之宗闇不疑其姦何異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邊事灼見幾先而其君不悟卒至宗廟丘墟生民塗炭公之立朝大節足以信于後世矣今天子詔脩宋史史官為公立傳既已奏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漸能文章與素邂逅吳中備道其家世之懿漸從弟晉貢于江西來上春官出其世譜俾素序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儼舍書

先天觀詩序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文憲公而下摠若干人方曾尊師貫翁為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為恨學道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獨立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屬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詠於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玄教宗師番易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桀出中州然挾其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

人之善尚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物相
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詩之出必各極其所長期於
必傳而後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弘豫章揭文安
公之詩皆作於布衣之時其後雖為顯人今讀其詩亦非
率爾而為者先天觀聞于四方萬里豈不以其詩而傳歟
自薛真人玄卿以來詩若干首則尊師十世孫毛遂良
矧達所求初矧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敏安敢繼諸
公之作求免於瓦礫之譏後十年矧達將請於其師遁教
宗師劉真人畊隱刻梓以傳又屬素序之惟尊師行義甚
高與開府玄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貧賤時張公既遭
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之不至其沒也董威宋高宗書陰
符經及此卷爾張公祭之以文曰偉哉斯人秉是正直則
尊師之為人可知已它日僊者金蓬頭結草菴觀旁獨居
廿有六年素婁宿菴中聞松風澗水之音清清泠泠有高
舉遠引之志顧竊祿于朝侵尋華髮讀諸公之詩恍若夢
遊塵湖之上其能無感於其中乎

臨川王氏世譜序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英國
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文公昆弟以政業文學
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它郡素郡人也嘗求
其譜於祠堂蓋詳於前而畧於後至金陵訪之亦不可得
以屬諸名宦字載之者屋杜門鍾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
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祖德慶史君卜居諸暨而未遑
一歸臨川來遊京師出示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
年謹錄而藏諸孔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歎文獻之
不足徵然則斯譜之存係於吾邦之文獻豈可忽哉

三皇祭禮序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詔祀三皇遣大臣攝事三獻用樂
著為令從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書訥所請也臣
素供奉翰林嘗定撰樂章太常博士臣任棫爰制樂名御
藥局大使臣盧亨審其音律就正於禮部尚書臣趙璉延
以上聞臣素調官奉常為博士竊思既隆其禮宜定著儀
文頒行郡縣屬臣棫拜監察御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禮一
卷叙曰昔孔子之傳易繫辭叙宓犧氏神農氏黃帝氏裁
成輔相之功大矣蓋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
義利及于千萬世之久雖竭四海九州之奉曾不足以備
報萬一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孰有先於三皇者乎然而

三代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何其闕然唐玄宗僅置廟京師宋太宗祭宓犧於陳神農於亳黃帝於坊而已郡邑徧祀咸秩無文未有盛於我皇元也在至元初以醫家顯其事議者謂三聖人之功之德含齒戴髮者皆所當尊而事之豈獨醫家所得顯之耶由元貞以來臣僚聞嘗以為言有司漫不之省今皇帝克承丕緒嚴恭寅農事神治民者靡不盡其道故斷而行之於乎盛哉臣素蒙恩幸被任使與聞禮樂之制作顧以非才惡能上副聖天子敬祀神明之意臣實思焉姑識諸篇端以示來者

廣信文獻錄序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竒拔其水清瀉其鍾而為人有人有文章尚節槩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啓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于此而士習益盛繇簽書樞密院事張公玘夜直祕閣知同州鄭公驤以來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余家隣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將譽備至規徃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脩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它書堇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迺發憤還其鄉罔羅散逸得昔

人所為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
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亡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
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咲之而文質
不畜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
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年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
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
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
安得并與飄風游塵壹歸于昧耶余故嘉其薦於好古而
為之序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于五季宋初其後以儒學擢科第
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公君
直母家也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以文
學為鄉先生迺齋沐脩頌伏謁門下於時澹圃先生武仲
方頤白頊類古君子不以余為少年捐讓為禮甚恭猶抵
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其子林伯
游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思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
不務苟阿於時好蓋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
少余六歲而孟天才飄逸文采焯然尤為稱其家者兒也其
後先生即世余亦以家貧干祿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

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訪余於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於是見桂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索其曾大父大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子於我有世契願序而傳之余讀孟東蒙之詩其四章曰內充既和外形載方相時允塞退休式康其六章曰聖軌有卓刪述是儀爰指我的明德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可謂善言德行余之不佞誠不敏易其辭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辭有作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為儒林之盛事乃今於桂氏見之何其懿哉庸游於成均謹重而力學使余未老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著馬易之金臺後稟序

易之金臺前稟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稟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採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豈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實在王畿自幽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統最先來附至今二百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歲向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

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余
客鄆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
樂歌薦諸郊廟易之之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
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衛氏族譜序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於康武王分紂都之東國之至
秦二世始廢其君角為庶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考而知
者曰合陽派其初祖忠傾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鄴州士曹
勳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華亭派其初祖誨誨
六世孫闡宋政和八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判鎮
江府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仁和縣生
三子曰漑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
迪功郎海鹽縣主簿曰洙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
郎中兼右司郎中若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叅知政事累
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汪則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

之玄孫鍾久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邇令息其子好義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序余嘗以事過華亭訪衛氏子孫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杜門不與人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遺事卒不可得猶幸因鍾而稽其世緒之詳蓋華亭之衛莫盛於宋世變以來衣冠之族往往淪替譜牒散亡而傳聞荒忽而衛氏之後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得喪一去一來者天也至於上承詩書之澤下為曾玄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彝之始封武王告之以祗適文考又曰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考成人曰聞由古先哲王說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斯言也凡康叔之裔皆可服行之矣鍾之北遷混於闐閭而不為習俗所變知教其子吾知衛氏之必復其始故序以徵之

明倫傳序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子道夫婦道夫妻道友共
交友師生家臣僚屬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
著君既序次之而列其凡例于前監察御史以君書有補
於世教薦之于朝集賢翰林禮部議以克合中書移江淞
省刻其書蓋嘗求君著述之意以為人之處人倫之常可
能也至於處變而處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至于變固
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顧不在於我耶然而未易言也
非格物之深使義精而仁熟固不免於豪釐之差千里之
繆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之為書誠足以資學者格物之
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之藥石其可闕哉抑先王之澤

既熄數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不明性
識之昏蔽雖處君父尊尤不能明乎臣子之所當為况於
其它乎此書之盛行於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彛教庸行具
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君著書之功於是為大若是而猶陷於偏黨而不
自覺無乃自暴自棄之甚者君亦末如之何矣君在京師
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其練達政務而沈毅有為則其書非
直為空言也乃序而歸之君字曼卿

元氏世錄序

唐之末世盜賊蠡起黃巢黨柳彥璋陷撫州先南庭府君
昆弟戮力平寇攻彥璋於象牙潭斬黃可思李道謙僖宗
嘉其功授府君刺史府君之弟諱仔倡為新州刺史再授
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使楊行密自稱僞後
遂自為淮南節度使及其子渥偽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
西州縣弋府君去依吳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六日卒
年五十有八弋州府君二十二子其十一人德昭易姓元
氏從吳越錢弘俶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為右僕射兼
侍中晉國公生九子幼子守文咸平進士官止大理寺丞
知白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士神宗時叅知政事官至正

議大夫魏郡公太子太師謚章簡生二子者寧者弼五孫
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者曾孫之可考見者曰康曾自章
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皆莫得而詳五孫亦不知者寧有
子若干人者弼有子若干人康曾者亦不見五人之中孰
為其父弼州府君子廿二人晉國公為最顯曾未七世已
漫不可稽而欲求廿一人之裔愈難知已自易姓以來危
氏有諱清臣者嘗與章簡公以詩叙宗盟章簡公亦歸南
城界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右正言
諱佑章簡公寔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帶城橋至正
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言者徵諸吳郡
志亦無一字及之枯蒼潛安撫說友尹臨安作郡志頗載

其事平陽張君仲舉與素同官吏館間語素曰杭之新城
有儒者元姓自謂與子同出信乎素喜甚會大梁段君吉
甫亦在史館將還錢唐亟以此事屬之段君三使人訪諸
新城終無所聞章簡公墓在錢唐縣履泰鄉之鳳皇山北
庭觀驢君元賓以選守杭元賓與素有交誼以是為請諾
焉及紅巾賊起杭城陷素備官于朝不能即還江南因稍
列其譜畝而附以金石簡冊者為元氏世錄一卷用藏于
家他日續有所聞當備紀焉以見夫宗族之義雖遠而不
可忘也

玉堂集序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聖五年進士甲
科歷仕州縣號為清強神宗既更庶政欲慎選詞臣宰相
王公安石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元某
是也時雖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
學士其制書詔令純深溫潤抒思深長長於應神宗深加
賞激至於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丞相蘓公頌論公持
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推究天人善之應牙叩其所屬
往往更相推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哉素之先
世歲公玉堂集讞獄集等書兵燬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
師得玉堂集廿卷於翰林國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蓋為學

士時代之作也又從彌古書者得玉堂詩集十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篇而已謹叙而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沒二百六十餘年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于斬絕者抑公有以振起於其前歟後之人讀公之書尚無怠於世業可也

送許巡檢序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逞逞結寨以自保長泰有寨曰天城居民最多而逼於賊龍溪士許君存衷傾貲募兵擊賊已美遂解其圍天成之民不至汙染而父子兄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衷之功也事平存衷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授南勝定南寨巡檢將行過余執別蓋自寇平之後多以功狀來上若今永春尉胡君長泰主簿方君余嘗與論事知其才之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矣存衷以一分書生奮勢不自顧而力與賊抗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所在其能然耶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竊議之中州江南歸于版圖者歷歲滋久國家

之法制莫非以惠安元元為本然而盜賊之竊發或連數城其故何與守令之失職武備之不脩有以致之然也閩粵去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上聞非旬月不可達及選將用兵聲罪致討而賊勢益張緩誠宜使其民自相為保謹斥埃置烽燧聲勢相倚而緩急相救則盜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於農其意或出於此顧以百萬之師使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異候飢渴之失宜吾未見其利也况於州縣困於送迎黎庶疲於供給故曰莫若民為保自為計之善漳之禦寇已試之明驗何憚而不行哉鄉也存衷之處布衣捍禦之功已章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死於斯行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浸銅要畧序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畧于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為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為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余序之序曰錢幣之行尚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鐵以為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始脩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礦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巖

橫泉石墻隄齊官隄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
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
銅積大南山橫槎隄羊棧隄冷浸橫槎下隄陳軍鑪前
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
為溝百三十有人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多是書
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
盤成忠府君諱甲少師之孫叅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實序
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
諱逖以其書來上皆命為塲官未及鑄印而塲司罷至理
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顯於一
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治鑄之無功寶藏之
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顧
上之人力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述傳學
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始將在乎是異時之所立
當不止於此也理字伯雅

滴水集序

滴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也公諱
復字履中世家開封之祥符其先人累官闕右遂為京兆
人公年十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方刻
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舉宋用兵靈夏時相
誘公為侍從公毅然卻之邊臣請造戰船戰車公則又力
疏其非後乃罷其節槩之粗見者若此所蘊之大者固未
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
年龜朋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
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原文章爾雅議論醇正淳熙九年
守信州乃刻于公庫以成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

書建安蔡氏於禹貢漢河積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它文久而弗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郡所刻滴水集董存而多所脫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校定然彬與素皆貧恨力不能完其版姑序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日就湮沒其難致如此彬之高誼詎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文人皆竭其精思自謂濶步一時曾何所補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宜其文之可傳也

永豐王氏族譜序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於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孤大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于譜尚書韓公無咎內翰洪公景廬為府君輓詩書諸壁間夫人思夫僻有時而壞則又書于譜若夫人之於王氏承家燾後之意何其懿哉素昔脩宋史知君之先有大勲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人手澤匱藏于家廟顧旦莫驅馳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序曰王氏其先琅邪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肇子景為洺州錄事贈將作監將作子遷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

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繇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彛鼎歷數百年之久而膺冑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人市不易肆革李氏之弊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起無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謀圻故居廢四時祀先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非獨王氏可以服行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廢者亦可以使其興也叙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做夫世之人且以自厲焉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梁武帝時菩提達磨至于金陵問舍不契折蘆度江留楞伽經曰此可傳佛心宗震旦之人有為佛氏學者敬信而誦習之因是而開悟者未易悉數蓋天竺距中國十萬餘里言語不通文字亦異則其書之未及翻譯者尚多有之不獨楞伽而已皇元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剎底里孫曰指空師見晉王於開平論佛法稱自命有司歲給衣糧師曰吾不為是也因東遊高句驪禮金剛山法起菩薩道場國王泉諸臣僚合辭勸請少留師乃出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三卷欲使衆生有情無情有形無形咸受此戒聞者歡喜諦聽血食是邦者曰三岳神亦聞此戒卻教牲之

祭愈增敬畏師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道則然說
法放戒老婆心切故是經因事證理反覆詳明讀者若楞
伽之初至歎息希有嗚呼五濁惡世其人之迷繆已甚不
有以警動開諭之終無以為入道之基矣師之學得於南
印度吉祥山普明尊者天歷皇帝詔與諸僧講法禁中而
有媚嫉之者窘辱不遺餘力師能安常處順湛默自晦居
無何諸僧陷于罪罟師之名震暴中外四方信嚮彌萬今
皇帝眷遇有加資正院使姜金剛既施財命工刻是經以
傳門人達蘊請余為序

上都分學書目序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怕以仲夏之月至及
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者驟往條來無復久居之志在
上者固簡其約束而弗違有所程督國子監歲以助教一
員佩印分學學正學錄或一員伴讀四人實從諸生之在
宿衛或從父兄多至數十人以稟給扈隸自隨學館即孔
子廟西北為之遠絕塵囂人事稀簡助教專於教事非休
假不出戶可以稽經誦史探索精微之蘊百司扈從者求
如分學之安適亦云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廬陵毛君文
在實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羨購書乙千二百六十三卷
為三百五十冊真于分學蓋上都書最難致昔賀汪陽王

為留守嘗遣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于學官刻書目于石
文臣之嗜學者往往假讀之北還必歸諸典守者先是分
學亦假其書或它司已假則不可得有志於竟辰者甚為
之惜顧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者將歲歲而增益之當
至於不可勝筭諸生學古以入官治心修身壹徵諸方冊
毛君之功夫豈少哉祭酒魯郡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
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目一藏崇文閣一藏開平儒學
一隨分學而余序其端是年分學者學錄李文伴讀劉壽
張儼苑致陳信也

艾蜚英赤納思山百韻詩序

余好考求宇內山川風俗物產獨北方無載籍至其地者
達達不能言雖言之不能悉也往年古田主簿番陽蕭澄
嘗為和寧學官出其所撰和林賦又有李生者亦番場人
為兵馬司吏其人儒者頗記錄其槩余將撰次為和林志
顧有所未暇尔同郡艾君蜚英為內史府掾史甘貧勵行
冰蘖自持同列疾其異已令武百司官曹凡後至者當遠
役君名最居上乃令分府北行聞者為之不平君欣然曰
吾壯遊之願畢矣曰就道館寓赤納思山之下暇日因登
是山作詩百韻千言以紀述其勝至正十一年季春之月
也後五年孟秋之月君為左警巡院判官與余皆謁告養

痾錄其詩相寄鋪張皇元之豐功大業尉恠余之素志又
足以助成其書故幽憂之疾為之灑然以蘓君之為惠者
至矣古人有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其君之謂歟因書其
後以歸之

杜氏世譜考異序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閭奉其世譜航海以達京師俾史
官臨川危素為之序素以杜氏世大族何以序為君自是
相見輒以為言迺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合者因旁稽它
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者周成王封其弟妹
虞於唐唐子孫改封為杜其後宗族散處它國隰叔奔晉
為士師因為士氏會食邑於范又為范氏故宣子謂魯叔
曰陶唐氏御龍氏豢龍氏豕韋氏唐杜氏范氏皆其祖也
杜氏之後洩適魯為大夫出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
生赫為秦大將食邑於南陽衍子孫因居焉世稱杜衍赫
三子上黨太守秉生南郡太守禮禮生御史大夫周唐大

曆七年安平公顯六世孫太子賓客信嘗修譜宋中興館
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於世矣以司徒岐國安簡公
之善著書羅絡古今號為精密未遑自修其譜何耶歐陽
文忠公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
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唯杜氏則其譜
宜最為詳盡而猶有所牴牾學者之欲考求故實夫豈易
言哉素嘗求史館遺書於行省過越間初國正獻公之後
無有也至黃巖得太子贊善梓州通判誼丞相清獻公及
其子澣之事刊諸宋史又嘗撰世德之記以遺君考異之
作抑以見素於杜氏深致意焉它日君歸其鄉摻訪考訂使
歸於一是山林之下宜有好古博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辛卯清明前夕重刻

